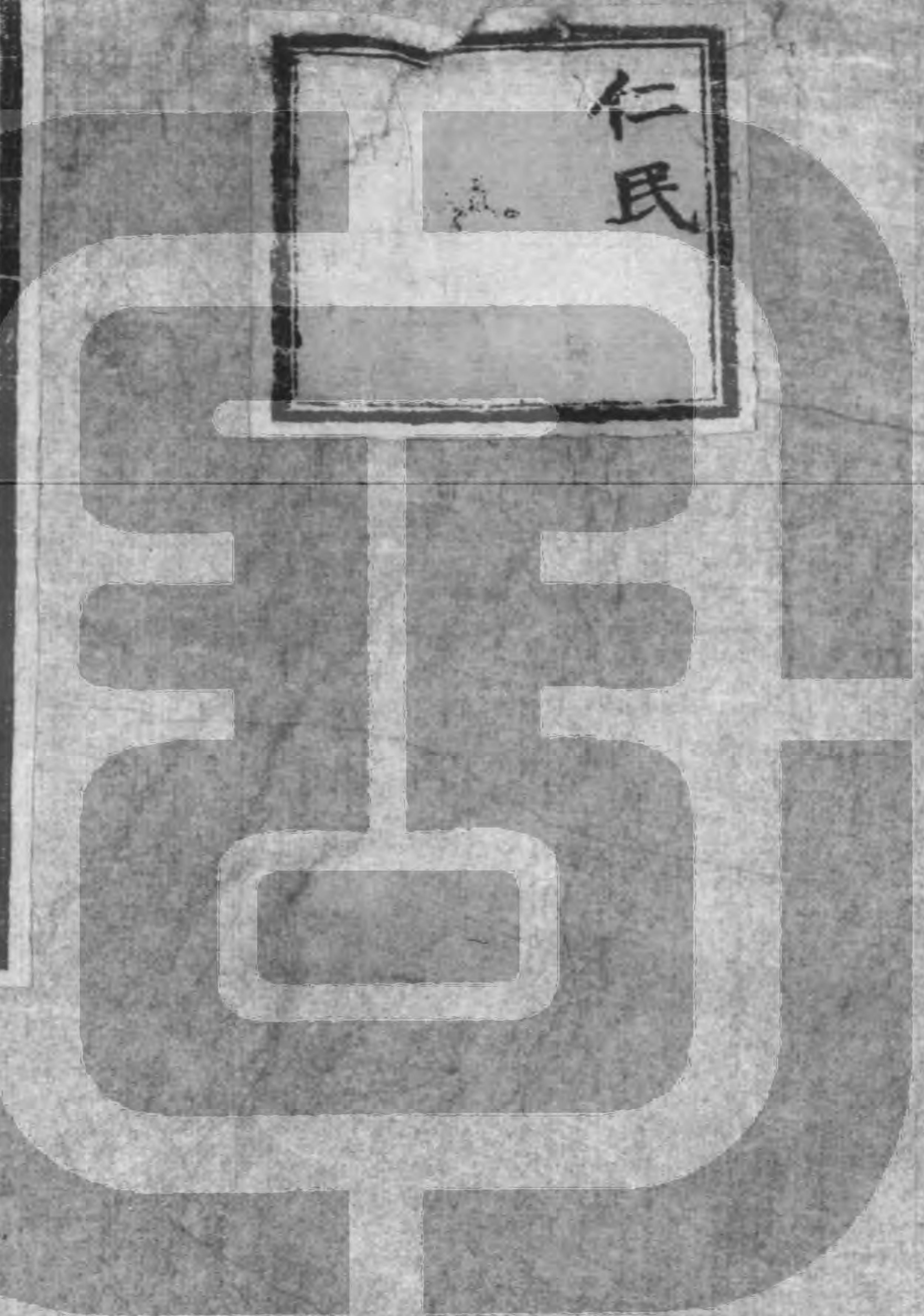


6244  
:47

仁民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五  
之一百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

仁民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更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更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命更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君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鯨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



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喪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獲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眾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于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

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齊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濟者五人妻之。莞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莞仲曰。今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遠亡者。未之有也。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有疾歎曰。今夫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惡老。不達。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養鳧鴈。出而見殭。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善。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是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惠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殭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布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

紂之所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與之言。推君之

威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殭何足恤哉。

邾文公卜徙於繆。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繆。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開園倉粟。有餘者。國有饑民。一本作下後宮多幽女者。子民多曠夫。餘行之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府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饑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







以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得。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茂。則老者無頽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錄以樂其業。或罰以抑其惡。是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穿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其者必滿野矣。

明帝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廷尉高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農後。親田者既減。加頃頃。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元元之命。實可於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劣。而糜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憇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

使持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預矣。

柔又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布日耗。終無從得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日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鷓鴣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吳大帝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行騎都尉駱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提疆土為強。官制威福為尊。昔懼德義為榮。顯永世。



為壹祚。然財須民生。種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惠俟民茂。義以  
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  
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  
今疆敵未殄。海內未入。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  
數。由未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虐。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  
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  
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  
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充用。總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靡謹居  
家。重累音音。先具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剝者。則迸入  
險阻。黨就君子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  
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好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  
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之養也。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立之。

而父母殺之。既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陛下開基建國。乃無窮  
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暮日之戍。而兵民減耗。  
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速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  
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  
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過目  
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動恤之德者。官民政  
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  
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  
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更以死而不朽矣。帝  
咸統言。深加嘉焉。

嘉禾六年。謝淵謝宏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上大將軍右  
都護陸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



瘠國種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  
盡用立効。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  
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

烏程侯皓從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惠苦。又政事多謬。黎元  
窮匱。左丞相陸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  
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其樂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  
宜重其食愛其民。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  
禁紂。君明暗於奸禱。君惠閉於羣孽。無灾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  
事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  
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隣國友好。四  
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  
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

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  
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止天下者。但坐實輕而罰重。政刑錯亂。  
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處。百姓  
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強者。躬行誠信。聽諫  
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  
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  
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  
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  
理。夫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民。

東晉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早靜。坦公  
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素休在而常夷。  
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廩虛耗。帑



歲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  
翦髮。以要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悲結人鬼。感傷  
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  
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所啓事付外詳擇。

安帝時。劉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為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為運。政以損益為道。時否而  
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隍炭於將絕。自頃  
戎車屢騷。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  
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  
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幹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  
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為大。武略以濟事為先。兼而領  
之。蓋出於權。事出藉既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懸接揚豫。藩

屏所倚。實為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重耳。今江  
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  
言之。是為國貽。况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皆費非要。豈  
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遺滋。百姓遼落。加郵亭險阻。  
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滯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  
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屬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  
生氣。且屬縣凋散。示有所存。而復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  
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莅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且綱維不革。自  
非綱目所理。尋陽接響。宜示有邊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

後魏太武帝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飢。尚書令鉅鹿公劉縯奏曰。臣聞天  
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惟陛下。以神武之業。  
紹重光之績。恢隆大業。育濟羣生。威之所振。無思不服。澤之所洽。無



遠不懷。太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寶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既平。皆蒙酬錫。勲高者受爵。功卑者獲賞。寵賜優崇。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徧遇水害。頻年不收。就食它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以鴻覆育。今南推疆寇。西敗醜虜。四海晏如。人神協暢。若與兆民共享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悅樂矣。世祖從之。於是復天下一歲租賦。

宣武帝時。侍中源懷表奏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蓄積。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蕪。以給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請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忿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此鎮遺著。事異諸夏。性日置官。全不差別。波野一

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余曰。煩猥。遺隔事。少裁。服。請止。即更。俸五分。咸二。詔從之。

隋高祖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皇太子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愚士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未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雖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願為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非孱。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障。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特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曾見。轉以塵聞。上雖見而嘉之。

唐太宗即位初。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天庥。暴殲者。戶請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無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貞觀中。上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



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非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草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也。王琚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禍，取豈不速？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唯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尅己自勵耳。帝又嘗謂黃門侍郎王琚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命百姓逐糶，隋文不於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亡滅。煬帝失國，蓋亦由其父。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何須儲畜？後嗣若賢，能自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太宗曰：隋煬帝求竟無已，則溢蕩於聲色，外則勸人以積武，遂至滅亡。朕觀此，但以清靜撫之。今百姓自言安樂，豈知朕之力也。魏徵對曰：堯舜擊壤而歌，云：帝力何有於我哉！只將此事以為太平。百姓之不知由主上安之也。太宗曰：朕今安養百姓，豈求其知？但論理亂在時君耳。徵對曰：此事非知之難，終行之難。

太宗曰：隋時百姓假有財物，豈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產業，守其資財，即我所賜，向使我徵求無已，雖數賞賜，必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之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有何力於其間哉？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晉文公之敗，遂歿，賜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汝，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命曰：羊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大海之中，厭而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蟻丸之憂，鼯鼠保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鈞射之憂。今君遠致賜入



至此。何行之大遠也。文公曰。善。謂後者。託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輕租稅。君之與鳥。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違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享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太宗曰。今人與古人同邪。魏徵對曰。人多以古人淳朴。今人流薄。以臣量之。勢之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古之君臣為化。唯以百姓心為心。近代帝王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朕今與公等雖不及古。然須以百姓為心。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

太宗問。加設使人曰。拓設兵馬。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千餘兵。舊有四萬餘人。太宗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股以自啖。腹飽而身斃。又曰。身安天下安。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表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朕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之大。既妨政事。又擾

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百姓為之解體。怨讎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放逸。魏徵對曰。古者聖哲之王。亦近取諸身。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古之大義。

高宗永徽中。來濟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帝嘗絕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有餘後。馭下之宜也。

高宗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鹿馬萬匹。帑府寢處。知左史張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固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豎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錦百段。為鹿馬數千。



武后時。詔市河南河北牛羊。益奴婢。置監。置菜。以廣軍資。監察御史張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廩十不一在。詔雖和市。基於抑奪。俛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疇度。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利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奸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

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成均祭酒平章事李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展有賣舍帖田。供工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首。德無窮矣。

中宗景龍二年。中書舍人李乂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其其怪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綢罽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求若回救。贖之錢物。咸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代宗大曆元年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德宗貞元十二年。京兆尹李實言於上曰。今歲京兆雖旱。而禾苗甚。羨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諂。朝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陽山令。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闕鷹狗。所過撓官司。專得餉。讓乃去。下



邦令裴家才吏也。不為禮。因構家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燒燔諱。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家無辜。帝志曰。家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家。度曰。責善此固宜。第家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罷帝色。霽乃釋家。

時浙西擒李錡伏法。惟舊例籍其家財產。彙送上都。翰林學士裴洎李絳等上言曰。李錡先叛。叛戾僭侈。誅求剝削。六州之人。積成不道之咎。陛下哀憫無告。為之罷伐。變怒怨之氣。為發生之和。歌舞聖時。負戴恩德。其李錡家所積錢帛。皆斂於人。或有酷發冤濫之徒。斂死其身。取其貨。或有枉法徵剝之吏。加其罪。納其財。前後事狀。布聞遠邇。通聖恩本以叛亂誅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以戒過亂。累患緣困窮也。伏望天慈。下痛哀之詔。降雨露之澤。將逆人財物。並以賜本道代浙西百姓。今年租賦。則為姓放蕩。四海歡詠。上覽狀嘉歎。久而從之。

時擢李渤為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剝下佐用度。而渤奉詔。弔却士羨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統四十。閩鄉戶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蔽。始於攤進。之賦。假令十室之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極泉不止。誠由聚斂之臣。割下媮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第不治。驛馬多死。宣宗得奏。咨駭。即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驛。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臣竊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常饑。存於五刑。國家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相宋璟。蘇頌奏。西極悲田。乃闕釋教。此是僧尼職事。不合使專知。請命京兆。按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



錢收利以給之。今每請道僧尼盡以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領。悉恐貧病無告。轉致困窮。臣等商量。願乞出於釋教。並望更為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錄事省書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為鄉閭所稱者。專令司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它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粥飯。如州鎮有羨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家為穩便。若可如此。方圓不在更給田之限。各委長吏處置。乞聞奏。

後唐明宗嘗問中書侍郎馮道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取貴餓。農穀賊傷農。因誦文士聶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溫仲舒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召對別殿。仲舒以為國家平太原以來。燕代之交。戍守年

深。殺傷剽掠。彼此迭見。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戶口減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丁壯備徭。老弱供賦。遺廬壞堵。不止即死。邪人煽上。猶云樂輸。加以兵卒踐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推恩宥。以綏民庶。太宗嘉納之。

太宗嘗燈夕設宴。宰相呂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依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諫。

至道一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蓋錢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



河東諸路地里寬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圍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總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區里合而。槩進。官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蠲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剝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病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避。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命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量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予口授田。頃碎之事。並取六司農裁決。耕桑之外。命益樹雜木。蘇畧。孳畜。羊犬。編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屋。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周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之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雜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受。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閱白戶部。帝覽之喜。令靖條奏以聞。

真宗時。知虜州楊億上奏曰。臣獲領郡符。合求民瘼。苟自圖於緘默。是上負於憂勤。儻有救於瘡痍。亦無辭於鼎鑊。臣竊見龍泉縣松羅小梅松源三處酒坊。一年共起辦額錢壹阡玖貫捌伯壹拾玖文足。並是勾當人自備麴米。本柄醞造。沽賣收起。上件淨利錢數。納官。自來州司枓項差勒人員。軍將須管甘認勾當。並皆破貨家業。及身命贖官。并均攤干繫人填納。臣自到任。所深訪其由。蓋是往年王師討伐江南。龍泉乃其境上。錢做多。調發卒士。防遏邊陲。此時權臣喜獲其利。縣民張延熙貪婪無識。遂入狀添起虛額。買積勾當。自江南平



字錢似進船土。尋書既同。備員無外。所遣丁卒皆已歸。流錢酷  
賣不行。課利虧失。元買樸戶。並盡底破。賣家產填納不足。只有身命  
償官。州司又不敢陪失。舊額須至差勒平民。以至籍入家財。通幼身  
命。盡傷和氣。深患生人。百姓亦嘗詣關披陳。詔下三司相度。雖行刺  
問。尋便供申。所司唯舉歛是圖。陸沉無報。瘡痍益甚。究痛彌深。又况  
龍泉縣連接七關。彌亘千里。山川險絕。閭舍稀疎。所是三處酒坊。並  
皆越在草莽。數間小屋。僅庇風霜。雖有權酷之名。全無醞釀之具。蓋  
是勾當之人。相承敗闕。興創不成。須至破賣田園。遭離刑辟。見今勾  
當人。並係徵欠司。加項徵督。每三數日一度。就科。蓋省司之益。峻課  
無。官吏之懼於書罰。縱加決責。何以徵填。擠溝糶而可期。扣閭閻而  
無路。臣備見此事。深究其由。自以受兩朝之聖。知悉百城之憂。寄有  
一。所聞見。豈敢緘藏。雖獲罪以猶言。庶期死而得請。伏望皇帝陛下。念

遠民之塗炭。採微臣之芻蕘。更詢相府之訂謀。勿令計司之閔決。儻  
謂狂瞽之有實。所侵功利以非多。舊額之中。減其太半。人乃受賜。天  
實聽卑。苟事下於有司。必謹守於舊制。王澤既墜。民病愈滋。雖龔黃  
臨之。亦不能為理。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始。盡放天下逋欠。寰海之內。  
歌舞太平。雖甚威德。無以加此。又自守郡之後。貢奉詔書。莫不以優  
卹為先。未嘗以課利為急。百姓既足。長府自然有餘。一人向隅。兩堂  
為之不樂。臣忝預諫列。獲佩郡章。早受特達之命。敢辭進越之罪。祈  
天俟命。伏切愚衷。干犯宸嚴。無任戰汗。兢惶激切之至。  
仁宗景祐四年。蘇舜欽上疏曰。臣聞矜孤養老。邦家之大政。卹貧寬  
疾。冊書之格言。竊見前代。皆置悲田養病坊。唐至長安中。命使專領。  
亦選名德僧徒。兼掌其事。縣官出錢收利。籍而用之。開元中。丞相宋  
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沙汰僧尼。李德裕以悲田出於釋氏。遂



易名而增脩。國家富有四海。生齒寔繁。山澤之間。舉無遺利。賦稅之外。復有逋倉。或水旱為災。則流亡相屬。遇慈惠之吏。必率歛而餉養。逢苟且之政。必枕藉而死亡。本非墮墮。多值歎之。又京城之內。丐乞者多。飢寒所侵。往往殘廢。或自折支體。困入塗塗。號呼里閭。呻吟道路。聚為積屬。甚傷化風。陛下仁被草木。惠及昆蟲。惟此天窮。未霽王澤。臣歎乞。依有唐故事。創置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曹官領之。仍於高年擇信行可稱者三兩人。與僧官同切管。旬三京給田十頃。望鎮州七頃。諸州軍等第給田。以充粥食。有羨餘官錢。置本收利。以備醫藥。十歲已下。八。十已上。仰州縣察訪無家可歸者。亦令看養。如此。則大益仁化。無虧國風。頌聲喧傳。上賢聖筭。和氣浹洽。可石豐年。參知政事范仲淹上奏曰。臣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戶飢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特遣使以物貨收贖。各還父母。此人君之成德也。近年緣邊漢戶被西戎虜不少。今既通人使。乞出聖意。以內帑物帛。委邊臣漸次收贖。陷蕃漢戶人口。各還其家。使父母子孫再得完聚。則不惟邊上生民思淪骨髓。必也至德動天。降祐王室。書之史策。光于後代。乞不降出。

慶曆二年。右正言歐陽脩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曰。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脩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為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祖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絕其根本。使民無以為生。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為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剝疲民。為國缺憾。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登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廢事乖繆。



所致。薰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它郡盡皆如此。伏乞早賜旨揮。禁絕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桑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細絹之稅。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內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

皇祐二年。知諫院包拯上奏曰。臣伏觀明堂赦書。應今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并於干繫保人名下催納。元非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見今本家并干繫保人內。委無抵當者。並令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其累經官吏保明三司未與除放者。限赦到一月內。令本處先具自來保明度數。申本路轉運司疾速保明。繳運聞奏。當議並與除放。此誠陛下憂卹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歷觀前後赦文。凡

有恩貸。無不周悉。而有司往往廢格不即遵行。臣切聞真宗咸平年中。親御便殿。放三司所引諸色違欠凡四千一百六人。計物八萬三千數。蓋先帝以恩詔每宥逋責。有司必究問本末。或緣係追逮。益為煩擾。故命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大哉先帝憂民軫物之心。唯恐不及。伏望陛下特降旨揮。委三司將應係諸色逋欠人。各具因依。一一類聚。備錄申奏。並令引見詳酌除放。如此。則恩出於上。獎絕於下矣。

拯又上奏曰。臣伏聞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主國家發惠布澤未及黎庶。上召輔臣謂之曰。此上天所以警朕也。且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人勞止。又三司轉運使率擾之事。名類實繁。大者宜即減省。小者悉蠲除之。將來改元赦書。卿等宜盡采民禁著為條目。務澤及黎庶也。大哉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至。以陛下求



治之心亦先帝之心也。臣切聞見陝西用兵之後。朝廷急於饋運多所經畫。丁夫征賦有常數矣。若諭之。則盡為無名之率。其它酒稅錢穀之類。亦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唯務聚歛。括克於下。前後務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以圖厚賜。後者則又增幾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瘡痍天下。于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為國乎。若累為國。豈不以愛民為念哉。禮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微窘。而諸州旱澇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况朝廷比下詔令。未嘗不以寬民卹物為先。而有司往往不即遵行。是陛下有憂民之心。而民無絲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鬱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愷悌。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之事。因循未釐革。

者。將來明堂赦書。盡采餘弊著之條目。志與改正。為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例輸外。不得非橫支移折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依舊額。並勿許擅用有增減。請色欠負。自來每遇恩貸。不以存亡必根究本末。但務追攝。罕得除放。乞令今後於理合該蠲免者。更不縲繫逮捕。重為煩擾。並令疾速檢會除放。若有司稽違。必嚴行黜責。如此。則上可以遵先帝之意。下可以救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陛下曠蕩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內幸甚。

極又論歷代并本朝戶口疏曰。臣近者獲登雲陛。親奉德音。詢及本朝并唐編戶多少之數。臣雖粗陳梗槩。不足以上對清問。退而徧考諸史。盡見歷代本末。竊以三代雖盛。其戶口記籍。莫得其詳。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及後漢光武兵革漸息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千三百三十。永壽三年。增



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數也。三國鼎峙。千戈日尋。版籍歲減。當時纔百四十餘萬耳。晉自武帝平吳之後。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後南北幅裂。戶無常數。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乎唐之初年。戶不滿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載。已前最為全盛。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構亂之後。屠戮生靈。幾盡乾元。已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率百餘歲。繼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戰伐相蹂。日益耗散。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處戶口各有數十萬。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後取劔南。平嶺表。下江左。闢湖湘。所得戶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皇帝至道二

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來。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戶。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謂前代戶口之目。三代已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蚩蚩生聚。蓄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化。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歛。寬力役。救荒饑。三者不參。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夫闕之傷。無庸調之苦。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極權三司使。又請罷天下科率。跡曰。臣伏見自西寇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千戈日尋。詎聞有今之騷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



或遇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為奸。乘豐誅者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臧否。各徇顏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賦用所出。安危所繫。官務安之為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絕無存之率爾。若乃橫歛不已。人懷危慮。或因歲之飢饉。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內。此乃心腹之患。況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須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軍宣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分。身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切提舉體量。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仁宗御迓英閣。讀正稅養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知審官院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無藝。則版籍衰減。炳然在目。作監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脩院檢閱以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

仁民

宋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論河北差夫狀曰。臣奉勅差送伴北朝人使過北京。竊聞朝旨。命息冀深瀛洺州乾寧永靜軍等處備河夫役。於寒食後下手。與議紛紜。以為非便。臣獨念自古借力於民。必在農隙。河上差夫。亦積有年。未嘗不於寒食前放罷者。惟緩急救護堤岸。即不拘時候。豈有每年常事。故害農時。且二三月間。正是農忙之際。若雇人充役。必有數倍之費。况又春晚。或多雨水。則人夫費力。亦數倍尋常。兼自來民間得預買細絹錢。以了春夫。今直至寒食後點集。則細絹錢使費已盡。又須生利取債。數州之民。轉見不易。况元初摩畫。別無利病。只以天寒地凍為言。今天幸不寒。地已不凍。伏望朝廷體察。寔無事生害。苟不以臣為狂妄。乞早賜



施行。

神宗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曰。臣竊惟祖宗承五季之亂。撫有天下。其間法度革創。固亦未盡及古。至於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則漢唐之盛。無以加也。是以有國百年。民心欣戴。雖凶年飢歲。流離至死。而無有背叛之心者。良以仁心厚德深足。以固結其心。唯是月日既久。事或有弊。此陛下所以臨朝奮然。思欲懲革。然而施設措置。未得其術。繞及一二末事。頗已拂戾衆心。是以內外乖離。人人危懼。切以祖宗以來。所以深得人心者。艱難積累。固非一日。今豈可以一二末事。輕失其人心。人心一搖。未易復收。後雖有善政。亦難行矣。况上下危疑之際。難安易動。此臣所以為寒心也。伏望陛下仰思先烈。俯察物情。凡所施為。務在仁厚。無致近薄。以激衆怒。則人心悅而天意足矣。

右司諫蘇轍再乞放積欠狀曰。竊見三省。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覓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戶。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己責。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救民之急。不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但使惠澤滂沱。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於德。况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詔。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責小民。



早被聖恩不致失所。別致生事。

彭汝礪上奏曰。臣聞天下之理。苟惟無心。則雖匹夫之愚。可以與知。苟惟有蔽。則雖聰明之士。不能無惑焉。言民則必欲愛之。不能愛之。則為不仁。言利則必欲遠之。不能遠之。則為非義。此其為說。非有可攻也。而今之言理財。剝刻剝及民之肌膚。而民至於無以事父母育妻子。然猶曰未也。理固當如此。臣以為陛下動心改。為之否也。夫改為之。始事或有過。與不及。今真損益以適。庶中之時也。惟陛下裁幸之。

韓維乞罷保馬保甲劄子曰。臣比因進對。曾具奏陳乞陛下深察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為保馬保甲廢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為生。使之出錢市馬。已非其類。又守護糧餉。兼味其方。萬一死損。復更價買。昔時一馬直三二十千者。今至百千矣。

農民如此。未有已時。愁歎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禁垣為場。踰為團教。一丁在官。訓練。又須一丁供送飯食。家闕耕作。身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持兵器。習為擊刺之事。豈不可慮。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為群盜掠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厥河北保甲。漸亦作過。侵暴良民。州縣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則更易措置。誠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臣非謂民兵遂不可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以勝天地。可不務乎。伏望留神聖慮。詳酌施行。

維出擬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赴臨闕庭。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饜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



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獨之。則爵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石介上言曰。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

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思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朱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強。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是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侯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况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况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寡。民雖匹夫也。有奸雄。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高傑也。黃巢。奸雄也。



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之佐湯武。放桀係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奸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欲侮於鯨鯢。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衆騷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庶彘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瀘息信安雄霸瀛莫莫等州。盡權賣以增其利。纔半歲。獲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繼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岩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為息。聞貧家至以鹽比藥。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為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為利。而以益民為利。復鹽法如故。

以為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祇收以十分。遺燕錫商度。岩叟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權買。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於商賈倍得稅錢。以為利。不知商賈將為民間。復增賣價。以為害也。

岩叟任右司諫。又言。安集保甲破產人戶狀曰。臣蒙聖恩。許就寒食假中。展墳於河陰道。過官城縣之孫張村。有耆老為臣言。本村鄉七十餘戶。今所存者二十八家而已。皆自保甲起教。後未銷滅。至此。當時人人急於逃避。其家薄產。或委而不顧。聽任官收。或賤以與人。自甘客作。今雖荷至。息得免冬教。而業已破蕩。無田可歸。不知朝廷知百姓此等事否。臣既聞之。不可不以告陛下。且恐府界三路。若此類者甚多。伏望詔諭執政大臣。令講畫所以安集之方。使離散之民。早得其所。以稱陛下惠愛之心。



哲宗元祐初。知戶部三司使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推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推。方平曰。周世宗推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今兩稅益錢是也。豈非再推乎。且今未推而契丹盜販不已。若推則鹽貴。契丹之益。益售。是為我歛怨。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鹽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遣隙一開。所得益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其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

時司馬光乞罷散青苗錢。白劄子曰。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平倉錢穀。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却欲廣散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如未能提舉官時勸會青苗

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通行。指彈下請。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平倉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逐時糶糴。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與勸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稅送納。

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涸。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汙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畝。畿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叢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天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功。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無以此功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潭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與置未冬自前



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新措。傷民辱國。不以為愧。況  
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怪。甚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而又歲耗  
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廩。任民磨黍。三月。賊又乞命汴口。以東州  
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務。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  
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幸亳。韓又言。昨朝  
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  
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土。水占者。以官地  
還之。無田可還。即給元直。聖恩深厚。兼利與民。所存甚遠。臣聞水  
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為雨水浸淫。未  
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嘗取  
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  
遂罷水匱。

三年二月。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論差役不便劄子  
曰。臣伏見陛下敷惠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殘氣不效。農夫失業。商  
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  
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茲政施仁。無  
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  
作沴。常寒為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魯。不識忌諱。  
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  
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廢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  
敢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  
重行編置。此等亦無它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  
則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



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心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命指陳差在二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在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弊。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在官。苦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湏。至轉雇。憎習人。尤為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雖責躬肆責。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註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為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即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深待罪之至。

五年二月。載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上奏曰。臣近者伏觀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其畧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瓦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真者政令寬弛。吏或為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才達。賢才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又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智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廷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為國缺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味无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勅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戶籍納拘收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議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燭知民隱。誠三五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數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尚書戶部符檄。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即以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無一戶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譁然出訴于庭。以謂某事自失業已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若有司。訟文生意。又

復墮隔。雖有惠澤。盡與無同。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它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欠愈多。科決監錮。以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賞。巧為文詞。致許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召人添價收買。方人戶在係累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業田土。豈復自能為主。檢估伏認勢。頃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既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寬大。特為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閔。妄意分別。若果如



申明。即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憂恤。元初恃頑。殺獲與官為競之民。却被惠澤。事理如此。豈不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綏養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啓人戶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產折納在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別折納籍納。以此相明。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為志。曲有申明。而戶部各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貴矣。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勅尚書戶部。狀據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後。來至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並錢。及有均攤等人陪填。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令送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本

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連以奉聖旨。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並錢。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來所各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逐節事理。逐具狀申奏。今準有符前項指揮。請詳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戶。自奉朝旨已來。迄今首尾五年。總放得二十三戶。臣竊惟之。以謂東南並法。久為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衍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之疾苦。依然尚在。朝廷德澤。一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蓋從舉蓋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為奸。以市賄賂。故欠而不映。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官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既以累經赦恩。比類市



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旨施行。即是執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省。止是節畧元奏。為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送納。非為更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元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大赦以前積欠。並戶奏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文。如委是貧乏。即依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即次本州與轉運司各營申明省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析。緣元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司堅執。至今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戶戶行遣。一一較量。計攝官司。實屬隣里。尚復多方指撻。以肆規求。待其充歛。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九戶已放。而復行勘會。

一百五十六戶中。省見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戶已圓。而申稟監司。及有一戶二戶。旋申省部。如此反覆。多方留難。即五年之人。未足為淹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疾苦。寤寐不忘。惠澤之下。宜如置郵傳命。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奸吏乞取之路。反使朝廷之息。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既不鈎察。官吏亦恬不為慮。甚非所以仰稱仁聖。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奸吏執文害意。以壅隔朝廷大惠。不怨。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簡易。一言自足矣。蓋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奸吏無措意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並戶亦乞依此施行。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有



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稅而已。方是時民財一罄。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既已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為小民誼。詳群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司逆罪戾。巧為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或借它人產業營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銅。總以鞭笞拘當在官。遣之離業。又自收其租利。中間以至係累。行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產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戶外。尚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戶。歲月既各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留當產。依鹽錢

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一體故也。今者鹽錢欠戶。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事同一體。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它。蓋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戶。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旨。并令未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負之。或於自第三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寔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義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疋。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掇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勅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



頃元憤。以真憤足。捐之市中。莫有顧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為。不免一切賒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間。洵浪小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苟得虛勢。遂之有司。以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委強吏。十餘年間。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貧民下戶。無所從出。其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干繫均納之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勅。諸處見欠蓋蓋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絕。雖係元請官本。况內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伏望旨並得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大。正使充

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猶是補助耕歛之意。公私兩有之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奔捐之餘。取償倍稱不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即是利專自為。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退賣物帛。既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蓋蓋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寬。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里包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也。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別無情弊。更賜清問。



正在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知所言。臣甘伏闕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當。必是巧為毀弄。無一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知天降甘雨。為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為痛惜。而况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非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緣而為奸。威福干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蠢少慮。言語荒疎。干犯天威。伏俟斧鑕。七年二月。戰為龍圖閣學士。知揚州。狀奏曰。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濟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幣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勅。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

本民苦實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待死。於僱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猶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罄。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吏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猶頓。亦化為華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奸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濟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以却赦。或隨事指擇。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千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



守今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窮寒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是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盡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哀私擅買。祇當物業。或雖非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五倍。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奸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道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

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遂縣則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穎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此虧欠兩稅。是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知天下六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雖之食。縮水即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



訖決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晉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歉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亦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元祐五年四月。給事中范祖禹乞車駕所過不毀民屋。劄子曰。臣伏見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遇亡殁。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人隘巷。亦不拆毀民屋。自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大臣。所居近在闕

門。雖有臨奠。更不經歷街巷。昨表曹侂之喪。二聖臨幸。有司毀拆屋舍。經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蓋屋。毀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他處。獨被煩擾。恐非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殁。已在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司毀拆更多。臣愚欲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庶使聖駕所過。小民知恩。

哲宗時。右僕射范純仁奏陳青苗等法。疏曰。臣今月初五日。上殿奏事。蒙聖慈面賜詢問。臣有奏對未盡事理。今合再具敷陳。蒙聖問先朝青苗等法。臣對以先朝愛民之意。本如父母愛子。而立法付之乳媪。若乳媪苟欲應法而無愛心。則赤子必生它患。更為王安石立法。非是。激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功。尤為民害。尋聞德音。謂當時不須立賞。臣以奏陳中事未暇詳對。今合子細敷陳。大凡朝廷立愛民之法。



不若示愛民之意。法行則拘文拘法。局且應命。意通則隨事。使民宣  
布實惠。今陛下愛民。正如父母。念速長嬰兒。若不教乳媪愛子之心。  
而特為立孔哺煖濕藥餌之節。而使行。則乳媪將不問兒之大小。肥  
瘦。虛實之異。及臨時飢渴疾病好惡之情。一切執用其法。則嬰兒必  
不自適。後益生其疾苦。至有不能言而天橫者多矣。此豈父母之本  
心哉。不若選擇乳媪而委之。使各盡其愛兒之心。飢渴燥濕。隨事得  
宜。而字養之。則嬰兒皆自便適而康壯矣。今朝廷愛天下之民。為生  
徭役補助之法。付之監司守令而行。彼將不問俗之同異。民之好惡。  
利病。及施行先後。一切守法。徭民而行。則民將失耕田鑿井之興。增  
加疾苦。無告而流亡者多矣。此豈朝廷之本意哉。蓋拘以文法之害  
也。况天下親民之官。能知民疾苦利害者。十中無一。復能以朝廷立  
法之意。推而行之。合於民心者。又加少焉。能合於民而不顧身之得  
失。上官之喜怒。肯盡己心而行者。百無一笑。如何使朝廷意澤下究。  
而民不受其弊哉。臣願朝廷如臣乳媪之喻。而選舉監司守令。教之  
以愛民之意。則將有實惠及民。不煩朝廷立法。而天下安矣。其青苗  
等法。若當時雖不立賞。不免擾民。故元祐初。朝廷聞而更之。至今人  
以為便。

元祐八年十二月。右僕射范純仁丐外。上面諭曰。大防曰。純仁  
有時望。不宜去。卿其為朕留之。亦遣中使趣純仁歸府。又遣中  
使趣純仁入見。純仁既入見。上此奏。先是大防欲用侍御史楊  
畏為諫議大夫。要純仁同書名奏擬純仁。上新聽政。諫官當  
求正人。畏傾邪。不可除。因不敢具聞。遂故爭避位。大防不寤。竟  
起遷畏為禮部侍郎。畏壽上疏乞講求神宗法制。以成繼述之  
道。上即召畏登對。自是志在用庶。豐舊人實畏。畏之為。



時殷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聖人以身之尊而立乎萬民之上。能  
固結其心而使之欣戴。既服傳至數百年而猶不忘者。其道果安在  
哉。德澤之流行。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如雨露之無  
不潤澤。窮幽極遠。盡其纖微。皆得以被安煦育。而莫之遺。被賜懷惠  
之人。淪浹於肌膚。而著藏於骨髓。故也。惠澤者。順從所欲。而拂去其  
所不欲焉耳。彼惡於貧。而吾濟之以富。彼畏於死。而吾接之以生。彼  
困於勞。而吾休之以逸。彼苦於虐。而吾撫之以寬。此其所以結乎民  
心。而使之不忘之具也。然而最極盡幽微而莫之遺者。是必詳衆人  
之所略。重衆人之所輕。而後能焉。若曰。略其所畧。而輕其所輕。則天  
下烏有不遺者哉。鯨寡如獨者。衆人之所略也。而文王殺政。則必先  
之。豈非天民之窮。猶蒙其惠。則六州之俗。皆歸其仁歟。匹夫匹婦者。  
衆人之所輕也。而有不被堯舜之澤。則伊尹以為己推。而納之溝。豈

非一穴。而彼其澤。則比屋之衆。皆享其利。歎詩曰。猗夫富人。哀此惇  
獨。書曰。先王子惠。困窮官所以不遺。幽遠而能極盡之也。陛下寬惠  
慈怒。愛人恤物。無愧堯舜之用心。而天下之民。或溢於刑。或斃於不韋  
或困於重賦。或窮於積逋。使憂愁怨嗟之聲未息。而和氣無以感石  
者。蓋惠澤有所遺。而未能盡。故也。非國家惠澤之不廣大。蓋羣臣失  
職而不能宣導之也。羣臣之不能宣導者。詳其顯而畧其隱也。重所  
後而輕所先也。上仁之則下賊也。上通之則下塞也。上厚之則下刻  
也。知斷刑之可以懲奸。而不察圍牢之寃也。知實惠之可以足食。而不  
恤餓夫之殍也。知取民之有制。而不思凶荒之所宜救也。知豐財之  
為富。而不哀逋負之所當釋也。法律明著。如權衡之不可欺。郡縣之  
獄。使者將命。而按覈已論之罪。則考正於理官。詳覆於刑部。而又審  
於使臣。詔書數下。申飭留繫。罪罰有疑。詳使奏獄。蓋防民之寃負也。



而獄吏不能盡曲直。則文致其罪。以求合於法。法吏不復辨真偽。則從而慶之。罪成於文。而刑麗於罪。雖按覈詳審之勤。亦無及矣。此天下之民。或死於濫刑也。按壽昌之舊。謹觀諸歲。粟有餘而斂。俟不足而散。以便農民。而常持其平。民田不幸而歸于公者。歲取其租以備水旱。而廣朝廷之惠。蓋慮民之捐瘠也。而有司憐於遠慮。若知已積。指下熟之年為上歲。以過郡之聞白。舉昔日之糶。計今日之倍。責以毋損於公利。饑殍滿野。而倉廩不知穀道。殫相望。而餽粥不謀。故此天下之民。有斃於不粒也。天災間作。穡事不登。凡以告者。為除其賦。且着之令甲。示不可慢。蓋憂民之流亡也。而郡縣之吏。憚於興事。惡聞凶年。墮下情。而不上達。租庸之臣。以培刻為勞。而務足歲課。霜雹大隕。旱蝗相仍。五穀之收。無毫毛矣。而輸入之數。十猶七八。此天下之民。有困於重賦也。赦今布告。凡通負之不欺者。一切蠲去。蓋寬民

之貧窶也。而郡縣以聞。則有司細察。疑似索求。罅缺幸其少與法戾。而復峻督責之令。及乎委弃溝壑。而勢不可得。乃鞭笞子孫。縲械鄰里。而猶有望焉。此天下之民。有窮於積逋也。嗟夫。天子仁聖如此。而生民之受弊乃如此。九重高拱。安得而知乎。為人父母。固不忍默視其然也。雖然。臣竊謂亦有警勸之術。以坐制萬里之外。而使之皆被其賜焉。時察其端。而加之懲責。則警矣。利得以專。而事為之倡。則勸矣。祖宗之德。深可憲也。堯龍士元之好。而終辨其罪。則天下之冤獄孰敢不察乎。初登州吏。不以飢饉聞。而命發粟以貸。則凶歲之饑。夫孰敢不恤乎。臣故曰。時察其端。而加之懲責。則警矣。淳化之詔。民曰。旱甚者。蠲租不俟報。則除賦之令。孰敢不舉乎。咸平之政。闕通籍。既繫囚。而以内帑金錢償其家。則釋負之救。孰敢不行乎。臣故曰。利得以專。而事為之倡。則勸矣。用祖宗警勸之術。而施國家之德澤。若天



下。則生民無有不懷者。此陛下嗣政之先務。而天下未之見也。  
陶又奏曰。凡國家之財用。與民之衣食。一出於農。農者天下之大本。  
王治之所貴。不可使之失職也。古者方天下之田而授之民。一夫一  
婦。所得百畝。自六卿六逸。以及諸侯之國。人皆有田。以耕。故無富貧  
之異。溝洫以導水泉之利。廬舍以安田野之居。鷄豚狗彘。桑菽瓜菓。  
凡可養生之具。莫不備至。故耕者不闕其用。春耕夏耨。不失其時。田  
畷之官。出入吹馭。以勸勉慰勞其勤。故無曠土。宅不毛。田不墾。則又  
為屋粟里布之罰。以懲其怠惰。故無游民。用之不過三日。故不困於  
徭。取之不過什一。故不傷於財。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備水旱。故無  
流亡。此先王制土。愛民之大畧。王道之基始也。自阡陌之興。法度大  
壞。其隳廢浸於千載之後。而不可復收舉。今天下生民之困。而唯農  
為甚。世之議者。深探本原。而力欲救之。故其說有二焉。或曰。古之有

田者。自耕而食。皆為天子之農。今天下之田。太平歸於兼并。而貧人  
不能占以為業。天下之自耕而食。為天子之農者。十無二三。耕而食  
於富人。而為之農者。蓋七八矣。耕富人之田而食之。則歲時勞苦之  
所得。見奪於兼并。而無憾。雖自耕其田。而為生之具。又多仰給於富  
人。則亦不免其見奪。是以貧者常雇不足之害。富者常享有餘之利。  
夫欲人人皆有可耕之地。而貧窮得以自養。則莫若限吏民名田。無  
過若干。要以十年。使歸吾法。向之多占者。必有少損之漸。今之富彊  
者。無復多占之理。則貧人可取其餘。以自耕。不分其利於富人。而遂  
為已有。庶幾農之可富也。或曰。守宰之職。在導民務本。而安其生者  
也。今乃略於農事。而以為末。故田疇不闢。而未加勸導之意。不利久  
廢。而未究備講之術。賦役煩重。而不能均一。民人流徙。而無以招懷。  
此農夫之所以重困也。莫若以耕桑為守宰勸課之法。貴之以勉勵



田作之功。與廣灌溉之利。平均征役而撫集逋逃。則為稱職。庶幾農之可安也。臣愚以為此二說者。皆利於農。而施設之先後。則必始於限名田。而終於責守宰。何者。今農人之弊。蓋貧者無田以耕。與其有田而寡少者。皆不足以自養。而仰給於人。是以富強獨專其利。而已受其病。雖得賢守宰。以臨郡縣。又安能使利不專於富強。而不足自養者。無患於貧哉。故臣謂必先限田。而後責守宰也。然臣之聞立法以救弊。法之不行。則如不立。任官以撫民。官之不擇。則如不任。此二者。朝廷之宜深究也。夫所謂吏民占田者。乾興中嘗採議。臣之言而限之。今復舉而載於法令。示天下不可輕犯也。然以四海之廣。而未聞過制被坐者。豈人皆畏法。而不敢過歟。蓋吏不奉法。而未之懲。吏不奉法而不懲。民之過制而不坐。則天下之田安得而限哉。夫所謂耕桑勸課者。乃前世循吏之能事。國家亦嘗求之羣臣矣。名官以勸農。殿最以戶口。賜之日廩。以書其功過。而率多農田之說。是也。然而仕路紛濁。郡邑之政。輒輕付授。使寡人得容其間。而為民之益賊。則勸課之職。何以舉哉。苟非申必行之法。任必擇之官。則天下之農。未見少象其利也。

陶又奏曰。甚矣斯民之不聊也。生長治平之時。可以舒遲。閑暇。樂其生矣。而萬事窘遽。常若逢兵寇之難。荷戴仁惠之主。可以休養生息。遂其宜矣。而狼心惶惶。常若罹暴戾之政。無水旱凶荒之災。衣食可足矣。而不免流亡捐棄於溝壑。無疫癘薦瘥之患。和釐可應矣。而愁歎悲嗟。不絕於口。此其故非它。取之過制。力竭財匱。而天下多困窮也。耕夫織婦。日夜勤勞於農桑之事。田疇加闢。籽車不停。而糶米未嘗充飢。衣褐無以卒歲者。婦之賦稅也。賦稅之總有四。曰穀。曰布。曰金。曰物產。而穀之品有七。帛之品有十。金鐵之品有五。物產之品



有六。以四絕二十八品之別。括四海之地宜。詔邦國。二求索則一七  
之毛。未有不奢其租也。一物之生。未有不輸其利也。而況含其所有。  
取其所有。變而括之。以就贏餘之功也。按籍命數。輕賦其估。以養穀  
帛。實乃擴銀。而名曰市之。不可以稽負也。奈何斯民之不窮困。非獨  
乎此而已也。舉天下之寶貨。發於山澤。皆有禁蔽。民不得而取。盡其  
銖兩而入于公。秀舉天下之醴。奔急於民用。而皆壅於官。恃之以為  
大利矣。舉天下之關市。高販之所通。百物之所易。皆有征筭。等計毫  
釐。而繩之以刑矣。舉天下之酒。推科憲峻。密歲課羨。長而不知止矣。  
歛求括聚之術。徧滿四海。不遺巨細。如大綱之張。萬目。觸而過者。皆  
投其中。奈何斯民之不困窮也。國家之及乎此。亦非  
廣而調度。常不足也。歛求括聚。如此其急。而一歲之  
少緩之。則何以濟矣。夫熈非常善也。邊境非常安也。  
入之虞。則又何

以為。揚揚然。猶懼其不能濟。萬一不幸。有水旱。未  
以取給我。明主不過出內帑金幣。以助計臣。使之  
斯民也。夫內帑之盈虛。較於祖宗之時。臣不知其如  
有限。國費無窮。而議之。亦可遠思。長慮。而少為裁約也。臣愚以為。今  
之急務。莫若節經費。然後可以戒聚歛。能戒聚歛。然後可以寬民力。  
民力寬。則王治可望其成也。國之經費。有不可已者。豈一日而能節  
之哉。蓋亦節其可已者。以備其不可已者。而徐為之計耳。養兵百萬。  
戍軍以居。饋餉不可闕也。萬官之冗。賢愚之並。而祿廩不可省也。  
却見上宮。慶賓至廣。而故事不可廢也。河防屢隘。千里蒙患。而糧備  
不可闕也。夷狄狂慢。戎在好戰。而歲賂不可絕也。此五者。國家之大  
費。天下皆知其不可已。固未能一日而節之。必循聖會。忍而徐為之  
計也。至于內外不急之費。不曾用。若掖庭廩賜。燕私之屬。若百子



技巧死食之。若大臣有進爵之賞，有易地之賜，而又有害費此皆  
可一日而節無所憚也。臣願量時制宜，一切損減，以蓄貨財，以備五  
不可已之事。勿競錐刀，勿竭膏血，以取於民。勿視之如塵埃，而禮賜  
過予，勿鬻爵度僧以救凶旱，則民力無重困，而國體有常尊矣。臣又  
聞向者嘉祐之末，發酉赦令，既出，郡縣無以賞兵，皆貸錢於民，至歲  
之以刀劍區之，以筭篋為國結怨，而仕有得者，陝洛之郊皆狼顧而  
不寧。既而賜與之厚，或及千萬，議者有云：罷賜一大臣，可以不貸於  
數郡，則用之之易，可不思其取之之難乎。

陶又奏曰：天下方困於力役之煩，而不得息肩，力役之甚，困者莫大  
於驅上農為郡吏而役之，破產竭財以斃於凍餒，此生民之積憾。治  
世之深憂，公卿大夫之共閱，而朝廷熟之熟聞也。昔者嘗採議臣之言  
而著之憲令，按郡邑之籍，循瑯而役之，惟先後之別而不復計其盈

虛。是弱者或幸而弱者或不幸，又從而變之為限年之制，使富者不  
久逸而貧者不數勞，天下郡縣奉以為通法，而不敢輟議。豈朝廷寬  
假之惠止於此，而無救之道無以加乎。臣愚竊謂其未也。今細民之  
家，尚有數十金之產，則牛羊未報，餼糧表褐皆可籍之於公，以備役  
之之費矣。方其役之將至，而知其費之必及於凍餒也，則其心如避  
重誅，其勢如捍巨寇，奸薄巧偽，悖義害教，以求其不及。是故母子之  
道絕，而昆弟之情離者，往往而是。其甚者乃至服浮圖，隸兵籍，以一  
身自陷於非類，而覲幸於斯世焉。昔秦人之制家有兩男而不分異  
者，倍其賦，故其民富而子壯，則出分，貧而子壯，則出贅。語今之法，有  
數十金之產而役之，至於凍餒，則安恠其母子昆弟不相親而身陷  
於非類哉。朝廷方將講太平之策，以厚風俗，而法有類近於秦，明主  
愛民過於赤子，欲驅之富壽而反為力役之大困，亦足惜也。而議者



以為寬假之惠。撫救之道。不過如前之所謂。無乃畧乎。夫人之疾病。而眾皆惜之者。為其有所苦也。得良醫而治之。必能察其為疾之端。而務欲去焉。病則調其腹心。瘳則強其手足。然後可以就瘳。有衆人恤病之心。無良醫去疾之術。則何救於所苦哉。知役之困民而欲少寬之者。其心固能恤病矣。而不革其所以困之之具。則終不可少寬其力。是去疾之術。誠有未至也。且役之能困於民者。其具有三而已。一曰。饋餼之勞也。二曰。公帑之盛也。三曰。計會之煩也。是三者為弊雖一。而有公私緩急之異。安可不察其原而議所以救歟。所謂饋餼之勞者。蓋有無之相通。經費之不可闕。傳置所不給。羨卒所不勝。以義言之。則不為私。以用推之。則不為緩。雖欲愛重民力。復可得哉。至於公帑之盛。計會之煩。則舉非公家之所宜急。而亦不重民力以耗。於此尚何憚而不革哉。舉天下之郡國官多而兵衆者。嘗已厚賜

錢以備燕犒。而又身貿易之息。可取贖矣。然安人二之。則不知紀極。舉回國之事。付諸鄉吏。而責其豐贖。以媚悅權貴。而要掠淳譽。以過自奉養。是安知力役之重困乎。臣願申飭法禁。以杜絕不仁之態。則其弊之革。蓋三四矣。舉天下之課入。經用盈縮。耗奪重輕。衆寡大有及於萬億。小不滿於釐抄。貯積蓋藏。最為謹密。自縣而至郡。自郡而至漕計。而至三司。上下相繩。綱目相貫。決不可少欺矣。然而旬月歲時。必上其籍。而較於有司。役焉而已者。至於子孫。而較之未已。使疲民以不貲之費。而供猾吏無厭之求。亦何益於事。孔。臣願簡其條目。而罷去數上之籍。凡金穀貨幣之局。苟不至於趨之役任者。可知近歲亭驛之職。止以武吏司其出納。以代上農之勞。使猾吏無所覲望。則其弊之革。又四五矣。夫二弊既革。而重困之具。止於一編。亦庶幾去疾之漸歟。



陶又奏曰。昔者聖人慮民之深而恤民之至。俯而視之。如父母之於赤子。是故保息休養之道。巨細備盡而不闕其一。處之於憂而又能防其危。雖之於樂又能極其憂。不屋則不足以居。故為之棟宇以庇風雨之患。不耕則不足以食。故作之耒耨以興田疇之利。疇成之不可久者。故教之組織以具裘褐。毛血之不可久者。故備之禮儀以保烹飪。此皆為主之具。亘乎萬世而不能轉易者也。而五為天下國家之文。理法度。以嚴君臣。以篤父子。以正夫婦。以隆禮義。以申刑法。使之循習畏信。而底乎大定。此為治之道。放乎四海而不可少亂也。聖人之至於此。亦可已矣。而又哀其疾苦之無告。而死亡之不可以考終也。於是辨其金石草木之品性氣味。而制其陰陽甘苦之用。以治其疾。恙而使之不陷於凶。習之以為善。習之以為利。傳之千萬年。而人亦賴之。與夫向之不能。難易而少亂者。其利均而其功一也。降

及三代之成。而保息休養之道。莫詳於周。周之制。分親六卿。各率屬以舉天下之治。禮樂刑政。條目雜然。足以致隆平而遠萬物。則又有醫師之官。掌醫之政令。古有疾醫之職。掌萬民之病。分而治之。善其所以而至其祿食。豈非慮民之深。恤民之至。欲濟之壽域。而無使一夫不獲哉。深惟洪範九疇。言天人相與之際。為人君治世之大法。而以五福六極列於終者。蓋明政教得失之驗。生民幸不幸之實也。五福之餘。有壽考康寧。而六極之別。有疾病短折者。言格三之治。可綱民於福。而不可歸之於極也。然則生民不幸而疾病短折。苟豈非皇極之累哉。是以古稱堯舜至治者。蓋無喪子哭弟之民也。蓋夫天下之民不幸而不得其死者。非一也。質之洪範之五福。則未能敷錫。驗之堯舜之至治。則猶有少媿。安得不講備闕政。而為驅疇之具哉。蓋民之不幸而死者有四。寇盜竊發。疆場未寧。有亡於干戈也。冤枉不伸。深



文抵罪有亡於刑戮也。亦早間作田疇行養有亡於飢饉也。此三者  
國家常察知其端。而速為之備矣。誅鋤奸宄。完固封豕。所以息干戈  
之役也。精覈真偽。寬貸疑典。所以防刑戮之濫也。官預倉庫。時而散  
糶。所以禦饑饉之災也。其愛民之命。可謂至矣。若夫傷氣未斂。雨暘  
不時。而有亡於疾痛者。則未嘗有以為備。豈不惜哉。今千里之郡。萬  
室之邑。而醫無良焉。愚夫道聽塗說。而為民之司命。以執其存亡之  
權。民之被病者。或拱手而俟死。誤治而亡之者。比死是也。以一郡言  
之。人為舉天下之大。而計以歲月。不可勝數矣。此聖人之美  
利有所不至。而天下之和或未應也。臣伏思祖宗之時。嘗詔天下置  
博士。頒方書者。誠愛民之深德矣。今乃略而不以為急。使陛下之元  
元不能趨於壽考。而未為之備。竊為朝廷惜之也。如臣之等。宜博選  
良醫。以教天下之專其術者。詔天下之民。有能習之。則課試藝學。而

寬其賦稅。使其鄰里鄉閭之人。可以治病。而有前古翻扶持之俗。則  
生民陰受朝廷之賜。而免不幸之死。非王道之一端。而太和之本歟。  
全民之幸。莫切於此。臣是以不敢侈言。而夸說也。

慕容彥逢奏曰。臣伏見陛下若稽古訓。自京師至州。縣各置居養所。  
以聚鰥寡孤獨之人。詔旨丁寧。臣下遵奉。遺無茅瘠。咸有所歸。發政  
施仁。孰大於此。臣竊以為鰥寡孤獨。雖日困窮而至。於被服禮義之  
化。均太平之民。臣居田野間。江東溧陽縣。以居養所。凡管屋宇。隔截  
為八室。用發政施仁。必先四者為號。使男女異處。不相雜擾。一方之  
民。莫不悅服。臣愚欲望聖慈。特詔有司。應州縣居養所。並依前項體  
式。隔截異室。分處男女。不惟子惠之澤。洋溢中外。而禮義之化。不廢於  
困窮之民。以副陛下愛民誠意。

尚書右丞相梁燾上奏曰。陛下必欲百姓無困窮之憂。莫若賦歛寬



平徭役。黜簡豐稔和平。則安養富庶之。使常有餘力。凶荒勞敝則救恤休息之。使不至失所。臣下有寬恤百姓之請。皆擇而行之。臣下有培缺百姓之說。者一切罷之。郡縣之吏。別立舉法。以隔私恩。如知州通判知縣縣令。皆用公舉。而不得以恩例為請。則多得實材。可以分憂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謂政事必本於愛民。言得人則善政行。民悅而歸心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

仁民

宋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訪聞永泰陵工役人兵。八夏以來。天氣向熱。漸因疾疫。多致死亡。竊慮聚衆之所。難得醫藥。臣伏聞仁祖朝。嘗因河北疾疫。遣使頒藥。諸郡又嘗以湖南變徭未平。而兵久留戍。今醫官院定方和藥。遣使給之。祖宗愛民之意。雖遠不忘。而既近在京洛。事干泰陵。自今以後。數月之間。暑熱有加。工役未已。欲望陛下時遣中使。頒賜藥餌。卹其勞苦。問其飲食。如此。則人情欣悅。冷氣必消。赴功之人。樂於盡力。亦可以見陛下致厚於泰陵之意。如以臣言為然。只乞作聖意訪聞。指揮施行。

陳瓘乞遣使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奉行優恤德音奏狀曰。臣伏觀七月初八日德音。應河北京西路被水人戶。如可以優恤事件。今安撫



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疾速條具奏聞。臣竊謂朝廷見宥。徧及天下。唯此兩路偏蒙優恤之惠者。以遼路有水災故也。今陝西河東自用兵之後。加以凶歉。公私匱竭。人物凋弊。甚於水災。而德音優恤之文。不及陝西河東。臣竊以為不可。至如條具優恤事件。委之安撫監司。此亦文具而已。朝廷實惠未必及民也。蓋安撫監司被受德音。下于諸州。州達于縣。備禮施行。循例報應。文移往復。動涉時月。迨於條具奏聞。而優恤之民已填溝壑久矣。朝廷優恤之惠。非不急也。而州縣行遣之叙。悠悠如此。豈非文具而已乎。夫持文具以為優恤之政。而歎使被災之民得復其所。茲固難矣。又况天下諸道。三路為重。均有耗傷。而止恤其一。未可以為平也。臣謂平恤諸路。莫如專遣兩使。一往河北京西。一往陝西河東。如治平熙寧故事。以安撫察訪為名。以陛下初政。作朝廷施惠之意。達于諸道。民之飢饉流亡。愁苦疲怨。必皆得以實入告。自帥臣監司而下。悉其勞苦而勅其欺謬。事有方急而宜緩。法有未便而當改者。皆得身達。至於講究邊防。熟圖利害。事或干於機密。而非詔之所能該者。皆命面稟聖訓而奉行之。如此。則根本之地。均被惠澤。人心感悅。可召和氣。以廣陛下前日所以特降德音之意。謹錄奏聞。

貼黃。神考嘗謂近臣曰。昨來西師兵夫死傷者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朝廷不得不任其咎。紹聖邊事。兵夫死傷之數。倍增於昔。今日朝廷安可以不任其咎。雖頻推恩惠。尚未足以慰陝西河東之民。豈可置此兩路而獨恤河北京西乎。

仁宗時。河北路都轉運按察使歐陽脩言。轉運使專掌金穀。而不與兵戎之事。然向被朝廷密旨。令熟圖本路利害。陰為邊備。



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使副通判。乃常參初入京官。並得盡聞  
機事。而臣之本司。獨不得與。臣非欲侵擾邊臣之權。蓋調用軍  
儲。須量邊事之緩急。以至按察將吏。亦當知邊事之當否。請自  
今許本司與聞機事。仁宗從之。臣謂承平已久。北虜可防。熟圖  
本路利害。陰為邊備。有備無患。正今日所當留意也。若遣使河  
北。則此事可以委之。

仁宗時。樞密副使吳奎言邊防武備。宜選經畫之士。向雖有言  
者。而採擇迷惑朝廷。一時廢置。而未暇講求。今兵事已息。正當  
審圖所宜。以為永久之計。仁宗曰。邊事正當以暇時講究。乃詔  
凡所當議者。著為條目。面奏而行之。臣謂朝廷幸於無事。因循  
玩寇數十年矣。今雖閑暇。正是講究邊防之時也。有備無患。所  
宜留意。若遣使河北。願以此委之也。

貼黃臣所謂事有方急而宜緩者。謂解池之役也。法有未便而當  
改者。謂鈔法之類也。朝廷屢遣官相度。備復解州鹽池。迄今累  
年。未有成績。訪聞孟明橋東張陽灤西興工開河。日役夫二萬  
餘人。又自雲鄉縣界東至沙池三十餘里。凡二十料。合用三十  
四萬餘人。役一月。畢。方陝西用兵之後。復於本路興此大役。有  
思慮者。皆知其不可也。只此事自合遣使相度。蓋聞本路近年  
以來。鹽鈔之法。極弊。物價日增。財用彌窘。邊計所仰。唯在解池。  
勢未可以遽罷此役。若先議鈔法。今本路諸司。分共歲額。鹽鈔  
各於鈔面元價之外。自取贏餘。與民爭利。積日既久。鈔價倍增。  
商賈難通。邊儲匱闕。若嚴禁諸司。占留鈔。依舊只依鈔面。在入  
入中見錢。糧草如此。則商賈復行。邊計有備。而解池之役。因可  
少緩。利害纖悉。難以只憑本路諸司之言。必須遣使就彼詢究。



然後可得利害之實也。兼通行河北滄益經制錢錢利害皆所謂法有未便而當改者。安可以不遣使乎。

欽宗靖康元年。宣教郎臣張九幹上書曰。臣聞立政造事而不明乎治亂之原者。未足以定天下。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曰。衆養民。孔丘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軻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臣嘗參聖人之言。然後知有國家者。其安危存亡。未始不繫乎民也。迺者陛下即位之初。醜虜長驅直抵城闕。非常變故。起自倉卒間。本其馴致之禍。夫豈一朝一夕所致哉。向使海內富實。邊用給饒。甲兵餉糧。種種備設。則胡騎何由而南牧也。臣請為陛下慮陳之。臣竊考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深厚。規摹之宏遠。垂二百年。其防患甚深。詒謀甚速。實過了三代。中間不幸亂天下者。始於三安石。

成於蔡京。頽波末流。乃有王黼輩。此萬世不易之論也。當安石初變舊章時。始韓琦富弼司馬光之徒。方爭新法。以謂其患必在五十年後。顧不驗哉。且自宣和間論之。王黼之用事也。方臘作叛於東南。腹心之地。福建江淮數路受弊。曾不旋踵。開拓燕雲。調發免夫錢。流毒遍於天下。遂使盜起山東河朔。而桑麻之沃野。黍稷之膏腴。先鞠為戰場矣。夷狄之窺中原。良有以也。禍胎累端。誠不在外域。今陛下欲攘夷狄。一時之患。莫先於征伐。而征伐之謀。屢奪於割地之議。臣以是知未有為陛下思所以致寇而求自固於本。本元無者。譬猶常人失於衛生。平日尪弱。乃嬰四時不正之氣。疾證在陰。非艾關元。不足以起死。然則陛下今日烏可不以邦本為急。先務。亟履善政。以涵養天下哉。舉所為善政之能。博施濟衆者。無出於臣所論。積久推割。支移折變等弊。家至日見之也。又况陛下恭儉之惠。聞於東宮者十年。



天下之人所以望於陛下甚厚。當布惟新之令。與天下更始。用休息于斯民。憲章祖宗。再造區夏。以成中興之業。若不力去積欠。推割支移折變等弊。雖數放無補也。何則。珠玉金貝。雖曰可寶。適飢寒之用。則不若五穀布帛。故務穡織紉。是為農功。臣抑嘗見朝廷財賦大計。責之省寺。而省寺責之部使者。部使者責之州縣。而州縣責之里正。始能辦事。是一日不可無野人也。百姓果可使有不足哉。陛下誠能聽臣下其所奏。俾二三大臣。悉酌利害。窮研隱隱。應著為成書。觀於乙夜。出寬大之詔。施旉鴻之澤。不與常法同科。德意丁寧。毋怠毋忽。天下之幸也。臣抑又聞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恭惟陛下躬聖神武文之資。君臨天下。必也運四海於臂中。俾恢然有餘地。無使一夫不被其仁。勿以金賊之入。方且用兵。語及此。則未遑暇。是孟軻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臣願陛下蚤夜以

思負荷宗廟社稷之重。適丁多事之秋。非綏萬邦。屢豐年。忍亦未足以救寧禍亂。保守三鎮。則臣之策初若迂闊。而足食足兵。或有取焉。幸陛下留神。斷而行之。冒黷冕旒。臣無任時死拜手稽首謹言。

許翰乞加恩死事者疏曰。臣伏見歲旬戎馬以來。戰士僵仆。居民流亡。今兵既解。所宜矜恤。陛下聖慈哀痛元元。比已詔降度牒。召人掩骼埋胔。然猶道塗暴露。久未盡藏。恐傷士卒之關心。亦損天地之和氣。春晴薰蒸。化為癘疫。昔漢高祖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銀。四方歸心焉。此高祖所以取天下之道也。不可不察。又近累有瘡丘尉氏等縣。詣臺訴免和糴。方戎馬蹂踐之餘。復軍須饋運之後。十室九空。未有生理。而官司遽復督責。使之頭會箕歛。非所以固邦本也。矧惟畿邑。拱衛都城。祖宗加厚。以待緩急。今不鎮撫。使之重困。將散之四方。則都城孤危。臣愚願詔官司。選忠良吏。令分按田野。瘡



遺骸。又願陛下齊心垂衣於清穆之中。致中外寺觀為死者祈禱。所在厚卹其家。以勸忠義之節於方來。或謂司非具見。幾不得和羅於民。勞求安集。使之復舊。以昭太平之象。而正再造之基。

左司諫陳公輔論致太平在得民心。疏曰。臣比緣奏對。待蒙聖慈。諭臣親自擢用之意。今臣協心。助成太平。臣皇恐感激。臣誠何人。獲聞此語。臣固當展盡底蘊。以補報萬分之一。然臣自媿學術智識。皆不逮人。但有樸忠而已。惟陛下憐之。臣嘗謂諸朝士大夫。皆謂今日國家夷狄之患未除。太平之治。誠未易致也。然以臣觀之。所以勝夷狄者。必在於治中國。所以治中國者。必在於得民心。陛下無以臣言為迂闊而不切於治也。孟子嘗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然則民心為可失哉。臣嘗原先王所以得民心者。無它。莫先乎有德而已。蓋易感者羣心。難忘者誠德。唯聖

人躬行於上者。既有感民之誠。故百姓欣戴於下者。斯有愛上之誠心。非特如此。因所欲而興之。因所惡而去之。皆所以得民之心者也。是故善政者。民之所欲也。虐政者。民之所惡也。君子者。民之所欲也。小人者。民之所惡也。善政行之。虐政除之。君子用焉。小人去焉。此因所欲而興之。因所惡而去之。民心其有不得哉。臣不敢遠引前古。請以今日觀之。陛下養息東宮十有餘年。恭儉出於天性。聰明本乎生知。愛民之誠。未占有孚。動民之行。不言而應。威惠之至。固足以感民心矣。及乎一旦。即傳。遂取其政之善者。暴行之。政之虐者。暴除去之。忠良之君子。以次召用。奸惡之小人。以次竄逐。於是天下翕然。莫不仰戴。匪朝。如重陰蔽天。初見赫日。如大暑執熱。初濯清風。豈有不得其心者。故雖金寇之兵。圍逼京師。幾四十日。而都城百姓咸願固守。無一人有離心。四方接兵。不日皆集。無一士有叛志。以至於州縣



之。人情怙惡盜賊不敢乘間而起。此何以致其然哉。實有以得民之心而已。陛下誠能効大禹之克勤。體文王之節儉。至誠以行之。不倦以終之。檢身不友。從諫如流。孜孜圖治。日謹一日。則其德愈廣。而不替矣。民心焉往而不歸哉。然後與宰執大臣相與講明。求其善政。盡舉行之。凡所謂虐政蠹國害民者。除之唯恐不盡。擇其君子。盡召用之。凡所謂小人蠹國害民者。去之唯恐不至。則所以得民心者至矣。夫民心既得。則中國焉有不治。中國既治。則夷狄焉有不服哉。此太平之功。所以可圖也。昔齊宣王畏諸侯之侵。孟子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滕文公以小國聞於齊楚。孟子獨告之。盡斯地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孰謂陛下以一人之憂。有天下之大。凡地無非王土。一民無非王臣。區區以夷狄為畏哉。臣願陛下勉之。但思所以得民之心。彼誠不足畏矣。

矣

李光論百姓失業劄子曰。臣聞堯舜在古。天下無一人。文王之民。無凍餒者。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自古賢聖之君。莫不貴農重穀。以裕天下。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鮮矣。仰惟陛下臨御海宇。躬備萬德。以安百姓。涵養生息。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雨露之無不潤澤。每養德音。不明詔。未嘗不以寬恤為先。懷生之屬。罔不欣戴。可謂治極乎堯舜。而息深於文王。好生之惠。浹肌膚而淪骨髓矣。迺者朝廷稍務招益。時政以適厥中。而奉承之吏。用意過當。不復推廣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貪殘苛暴。公肆撻斂。百姓嗷嗷失業者眾。監司守宰。坐視流亡。恬不加恤。強者結集為寇盜。弱者轉徙乎溝壑。是致輦轂之下。旬者日溢。號呼嗷吟。枕藉道路。此陛下耳目所及。至近而易察者。然且雍隔而不盡聞。況四



方萬里之外乎。深恐怨嗟之聲干戾陰陽。聚為禍厲。傷害和氣。臣愚伏望陛下流寬大之澤。抑煩苛之吏。申勅諸路提舉常平官。或間遣信使以巡撫四方。延問民所疾苦。蠲逋負省徭役。以仰副陛下養育元元之意。實天下幸甚。

高宗時尚書右僕射李綱寬民力劄子曰。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伊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廣。於是設法以取之。益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可敷。至於宣和之間。有應奉須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

而為盜賊。天下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儲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於是常賦之外。加穀以取於民。如江東西南北。有至於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賊吏。又因緣為奸。歛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勸會上。供增數蠲減。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為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輒取。犯者重寘于法。則民被實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實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興。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宜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涸而至於涸。則魚亡。財日取而至於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於陂



池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案口能行此。則足以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

樞密院編脩胡鈐上奏曰。臣聞梁襄王問孟軻天下烏乎定。孟軻對曰。定于。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前日下詔。或謂大帥毋得多殺。聞者流涕。皆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此誠合孟軻不嗜殺人之意。然而武夫悍卒。不能上體至仁。皆務以暴易暴。竊聞向者軍兵有於路中掠人。採取其心以祭鬼者。往往而是。只如太平州火災。居民救死無路。率皆登城以避。而城上軍兵。猝而殺之。人至踏火而死者三千餘人。怨聲徹天。監司郡守。畏首畏尾。不敢上言。實孤陛下任使之意。然當塗火厄。已不可及。至如掠人以祭。其禍未已。可勝寒心。昔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春秋悼之。以為襄公之不霸。在此一舉。况今軍兵殺人。其害不止於鄆子矣。臣愚欲望推明孟軻

之說。申戒諸軍。嚴行禁止。以廣陛下不嗜殺之心。庶幾惠澤結人。以定大亂。冒瀆天聽。臣無任戰汗

鈐又上奏曰。臣間近日言事之臣。多以迎二聖。復兩宮。勸陛下廣孝悌之道。而陛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日夜焦勞。肅憤醜虜。思欲自將待邊。以決一戰。而不悔。是以連年大舉。深入敵窟。曰。吾必申吾孝悌之志。而後已。然臣竊以謂聖人之孝。與匹夫不同。匹夫以區區奉顏色為孝。聖人以安社稷為孝。社稷誠安。則二聖可還。兩宮可復。陛下之孝。無加焉。如使社稷未安。陛下未得高枕而卧。尚何為孝乎。臣嘗聞昔有老而患積聚者。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聚之患。終身之憂也。其人信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醫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而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諸軍渡河。是醫者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



未必不利。然終非萬全之道。以陛下聖明。相賢將勇。往無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竊見一二年來。東南之民。困於軍興。前歲大旱。人至相食。雖親父母。手殺其子食之。去年雖大豐熟。比它歲所入。十倍。然官歛其七八。民存二三。生理蕭然。卒有水旱。民無一年之儲。陛下所恃以為本兵之地者。東南爾。而民力如此。若興師不已。不惟勞民。必又重賦。兵法曰。興師十萬。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今雖給降官告度牒。交子名為糴本。而民間不得一錢。實為白奪州縣官吏。又從而因緣為奸。官取其一。已乾沒十九矣。陛下試詢臺諫。有異臣言。甘伏斧鉞。臣愚欲望申式天下官吏。務為寬恤。仍詔諸將。養銳持勝。少息民力。一二年間。氣力全盛。精神可以折衝。則積聚之患。可不下而愈也。聖人之孝。尚何以加於斯乎。冒犯天聰。臣無任戰汗之至。

銓又上奏曰。臣近自南方來。經磨州縣不少。頗聞民間利害。其甚害

者。莫大於脩城。比年以來。所至紛然。調發鄉丁。千百為輩。方春田作。搶耒耜而躬畚鍤。怨聲嗷嗷。而又科買埽木。動至萬計。率以軍興為名。徙居民。壞廬室。人少不從。身死家破。而今之守臣。驟遷數易。或半年即去。或一年即去。既知在任不久。遂務急於微功。凡所營築。急若星火。但欲速成。不責實効。一經積雨。隨即頽圮。設有盜賊。如何可慮。况自來州軍。自有軍城兵卒。今皆散為奔走之徒。而法外役民。妨耕擾業。陛下前日下詔。速募黃帝以車為衛。不狃於九重之安。而冒霜露之苦。務在息民故也。遠方郡守。不能上臆。陛下德意。乃至勞民費財。繕治亭障。使其堅固可恃。尚曰煩勞。况其文具。實無補於備禦。加又因緣驅迫役夫。脩葺廨舍。崇飭觀臺。民窮無訴。遂為盜賊。欲望詔天下州軍。自今毋得大興力役。或有城築必先計城廣狹。每郡守一任之間。脩毋得過百丈。須務堅固難毀。其任內有或壞者。重寘以法。



雖已去任。必須追坐。仍令逐路監司。常切覺察。敢相容隱者。亦與同罪。如此。則不至大段擾民。而每任所脩。雖少必固。三兩任內。或遂可全。不惟民力稍蘇。亦庶幾城池或可待暴。非徒為文具而已。臣愚淺識。惟陛下憐其過計。

權吏部侍郎汪應辰轉對疏曰。臣聞漢高祖入關。竭除苛法。秋毫無犯。秦民無不感得。高祖王秦者。及其失賊之蜀。秦民無不恨者。夫以秦民之心如此。故高祖以崎嶇巴蜀之地。還定三秦。易於反掌。既而戰策陽京索間。曠日持久。至於殺老弱。以佞軍計戶口。以轉漕。民無不後者。卒以取天下。臣以是知民心所歸。其所係大矣。自艱難以來。中原之地。陷於夷狄。而遺黎赤子。懷戀有宋。喘戴陛下。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彼雖壓之以戰。則必勝之威。劫之以犯。則必誅之法。宜其人服從於彼也。而終莫之從。我方保守和好。其歸明君還之。其欲來者

卻之。宜其人之絕望於我也。而其望愈確。嗚呼。此豈可以偽為哉。今者淮北之民。更相携持。係懸而至。殆無虛日。如大川之水。而強以人力障之。一旦隄防潰決。沛然東下。彼固不能遏其去。我亦不能禦其來也。伏願陛下察斯民所以不忘國家如此其至。密詔有司。厚加撫卹。使至者有歸。居者有養。以不失其所以來歸之意。則斯民心誠服。有殞無二。惟陛下之所歎用者矣。陸贄有言。所貴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惟陛下留意幸甚。

張浚叢姑息狀曰。儒者拘於古義。惟知薄賦省用。可以得天下之心。而不知排大難。除大患。權一時之宜。救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愛民而姑息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之父子流離。生事委棄。安在其為仁也。況兩宮未歸。中原徬徨。天下之心。所以責望於我者。至重乎。雖然。兵興之久。生民憔悴。益甚矣。陸



下勉之。寸陰是惜。至誠有為。以惠天下。臣請以死効力焉。

直龍圖閣李光乞遣臺諫按察民病。以應天文劄子曰。臣猥蒙陛下召自藩方。擢置近列。職清事簡。無以仰裨聖政之萬一。當茲多事實。愧素餐。今者雖幸輪當轉對。既非視朝。例當投進。則又無從瞻望清光。臣輒不避僭瀆之罪。敢陳狂瞽之說。臣聞人君繼天而為之子。何所取法哉。取法於天而已。故天以金木水火土運於上。謂之五行。人君以貌言視聽思繼於下。謂之五事。堯舜之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箕子為武王陳洪範。首言庶證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若影響之隨。猶桴鼓之應。甚哉天心之仁愛人君也。一有不孚。則出災異以譴告之。故有道之君。天必降鑒。若政事差繆。則日月有薄蝕之災。星辰有孛彗飛流之變。五事失當。則有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風之變。書曰。先王克謹天

戒。臣人君有常憲。蓋人主之畏天。猶人臣之畏法也。恭惟陛下聖學日就。聰明日躋。庶政之間。固無大戾。但軍興之際。不免科歛。加以去歲諸路旱傷。江西湖北民不堪命。浙東百姓食犬豕之食。如聞日來州縣促辦。益課。抵冒者衆。國固充斥。傷天地之和。變陰陽之候。自冬及春。雨雪不已。暖氣未效。有傷麥苗。此災異之大者。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臣聞自古創業中興之君。必有所因而起。故漢祖回關中。光武回河內。安集撫養。使戶口充實。然後轉輸不匱。卒成大業。今六飛駐蹕東南。行已十年。江浙非陛下根本之地乎。亦將因是而起矣。然斯民流亡。失其本業。又天變如此。乃無一人肯為陛下言之者。臣非不知陰拱循默。可以竊陛下之寵祿。叨陛下之富貴。然區區之心。有不足為者。臣愚以望聖慈於臺諫中。選擇公忠諒直之士。可以委心腹者。按察諸路。核實以聞。如臣言不妄。乞詔三省。措置施行。庶幾消



狎天災。召來和氣。以仰答天心。所以眷顧陛下之意。實天下幸甚。  
先又乞按察諸路財賦。劄子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  
之天者。王事不成。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兵興之際。朝廷方議  
招納羣寇。江淮湖湘之間。以次招安。人心悅附。費用日廣。所患若糧  
食不足爾。今行在衛兵無慮數萬。而邵清崔增李捧輩皆蟻聚  
仰給於縣官。所謂六路糞運使者。其地科羅實不過二浙十五六州。  
軍民間積藏。雖耗諸五。搜刷殆盡。自二浙之外。了不經營。頻年以  
來。江南諸路上供物斛。委為盜資。賊貪之吏。乘時搔擾。侵欺妄用。恣  
為不法。無復忌憚。臣愚欲望聖慈。速詔大臣。更選清強。通知財穀之  
人。按行諸路。覓在已交簿曆。拖照其實數上之朝廷。仍乞檢會。綱運  
舊法。除逐州每歲合支用外。其餘盡合糞赴行在。贍養展軍。內有沿  
江去處。亦可那撥分遣就糴。庶幾遠近均平。用度給足。少寬浙部疲  
瘁之民。不勝幸甚。

先又乞蠲二浙積欠劄子曰。臣伏見近年以來。庚秋猖獗。中原版蕩。  
陛下駐蹕東南。柔輿服御。悉務減省。而百司兵衆。皆仰給於二浙。加  
以今日營繕。所須一毫以上。皆出民力。師旅饑饉之後。斗米千錢。民  
雖凋弊。固有怨詞。深可憐憫。臣愚伏望聖慈。因今移蹕之後。稍流寬  
大之澤。以慰人心。應二浙積負。一切蠲除。臣契勘臨安府九邑科配。  
比它郡最為煩併。其折變小麥。為害尤甚。及去年殘零稅賦。見今轉  
運司責限催納。其數至微。欲望特與釋放。昨緣前知府孫觀將義倉  
米。於正稅外。更有折糴米二斛五勝。倉場受納。復增至一石。又有鈔  
旁公吏乞覓。不下一二千。及每歲和買州縣。既不曾支與價錢。今聞  
本府每匹更令納見錢四百文足。謂之糜費錢。竊慮行之既久。遂為  
永例。諸縣目軍馬。經由支過。係有錢斛多。不肯豁除。坊場虧欠課利。



委非侵欺。無緣補葺。而官吏欲假此檄。擾時一舉行。追乎捕逮。謂之干照錢。縣官無所從出。止是利民如斯。苛細望悉。蠲除庶幾。小民蒙被實惠。仰副陛下勤卹民隱之意。

左正言鄧肅上奏曰。臣嘗謂巡狩之禮。非偶然者。春則省耕以補不足。秋則省斂以助不給。憂勤之心。亶亶不已。惟恐天下之疾苦。不得以上達。而九重仁政。不得以下布耳。惟願南巡之頌。當云。班雲行之博惠。散雨施於庶黎。正為此也。陛下即位之初。首巡睢陽。雲行雨施之博。當自此邦始。使天下引領而望之曰。後我后。后来其蘇。如是則慶興所幸。孰非金城乎。儻以軍興之際。一日二日。萬幾若未暇恤焉。則百姓將磨頰而相告矣。傳之天下。遂於置郵。萬一它有巡幸。當有深可慮者。臣切聞夏四月。陛下臨幸之初。應天府下諸邑。索供奉物。至今有不還其直者。臣竇駭之。其火之傳。居民離散。一得真主。如獲

再生。州郡不敵者。此復取其膏脂而略不加恤。誠恐人哉。陛下不及知。民間不得訴。安於殘忍者。又以為不足言。此宋都之民所以至今未蒙實惠也。且宋都陛下即位之地也。民心憂樂。天下將取則焉。臣愚欲乞陛下。峻責當時供奉官吏。不還其直者。且令朝廷償之。大誘諸邑。俾仰軀聖意。庶幾四方相慶曰。天子聖惠如此。其巡幸所至。又恤民如此。民心一定。陛下何往而不可哉。昔者太王避狄。事之以皮。樊犬馬。以至於棄土地。真若不復振者。卒能肇基王迹。歷年八百。其故何也。蓋當時去於岐山之下。民之從之者。如歸市。民所不能捨。則天亦不能遠矣。此邦之所以興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惟陛下察之。

肅又上奏曰。臣竊謂天下之大。取諸一身足矣。邊鄙有寇。若病在四支。民心有失。若病在元氣。凡四支之有疾。未有不自元氣之之者。今



敵治邊鄙。其可輕失民心乎。又况京畿近地。所賴民力為切。此尤不可失者也。去年虜寇猖獗。再干我師。京畿近地。悉為戰場。十口之家。九遭屠戮。間有脫者。亦僅留餘息耳。陛下已登九五之位。逃民欣然如獲再生。然後老弱相扶。稍有歸者。然昔日所居。蕩為煨燼。田野之間。骸骨相枕。豈有餘力復為耕耨之事乎。今也京畿漕司。尚循舊例。日促秋租。以為歲計。甚矣謀臣之誤國也。昔者周公之相成王。必陳玉糞。其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蓋以謂于耜舉趾。償失其時。則歲無凶矣。且周正建子。于耜舉趾之時。在今為正二月之間也。今年虜騎四月方遁。不知正二月間。京畿之民何在。于耜舉趾既失。其時今取其租。曾不少恕。民將如何。天不能雨。鬼不能輸。臣知百姓將復遁矣。若使京畿之民。其心已失。譬之元氣已不復陽。四肢有病。其能愈乎。此正醫國者所當慮也。惟陛下審察之。

章誼乞寬假力田之家。禁止州縣邀索。跡曰。臣竊觀比年。以秦虜騎侵陵。盜賊猖熾。編戶逃亡。人不粒食。浙西州軍鎮江。為尤甚。近聞鎮江府丹陽縣。久無縣令。又無丞簿。殘民之願。歸業者。有田而官不許種。其額種者。必先計畝出金。官給田帳。列項畝之數。然後得施墾闢之力。於是貧困之家。熟視已業。而無資自占。田疇荒蕪。坐致終踐。非所以勸農工而安土著也。朝廷未嘗有此禁令。州縣監司。決不敢出此指揮。此必猾胥貪吏為之也。士民之避地於四方者。迫於兵革。盜賊之警。而致飢寒流離之苦。彼其懷土之思。豈嘗一日而忘哉。今歸視其常業。郡縣必有所邀索。而後就業。則願歸者無幾矣。臣願詔有司。嚴行禁止。凡荒殘之屬。田租力役。一切蠲除。聽民自擇膏腴。極力種藝。一二年間。流移漸歸。戶口益衆。然後計其已耕之地。稍定常賦之入。蓋未晚也。近者紹興德音。固有牛租屋稅寬免指揮矣。若蒙聖慈。



更於力田之家特有寬假。不勝幸甚。

趙元鎮上奏曰。臣竊見去歲之秋。移驛浙有嘗詔郎吏以上。餘具延  
幸之宜。凡有可以加惠遠方者。莫不舉行之。德至渥也。今自溫台復  
臨吳會。所至郡邑。悉經寇攘。無聊憔悴之民。欲赴訴於陛下者。不啻  
赤子之投父母。飢渴之丐飲食。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陛下懷惻怛之  
心。視茲困弊。亦將哀其窮而副其所欲乎。願詔有司。嚴勅州縣。應經  
殘破之家。特蠲今年賦役。差率等事。及竹木斃死。未斂之類。權與免  
稅。使之營養生理。以漸復業。起凋瘵之疾。變愁嘆之聲。因之殫奸究  
以消無窮之患矣。胡虜長驅。肆行殘殺。陛下無力以救之。固非得已。  
凡茲優卹之事。力所可至者。謂宜無惜。至愚而神。孰不欣戴。是乃國  
邦本之術。謀沃復之漸也。幸陛下誠心至意。果於必行。要令蒙被實  
惠。不徒為掛牆壁之空文。斯為盡善。事若獲而急者。惟陛下加察。

李石上奏曰。天下事有繁有簡。簡則易守。繁則難處。且九州四海之  
廣。天子一身。安能民自治哉。曷亦取其簡而易守者。以為治民之  
要。則其繁而難悉者。可馭致也。今陛下執其簡且要者。以分之於監  
司。守令而民自治矣。縣以千計。州以百計。一道以數十計。陛下詔旨  
所以憂此民者。豈但千條萬端。吁。亦繁矣。監司守令三人者。誠有一  
於此。為陛下分其甚繁之憂者。誰乎。且付之以憂民之柄。則必擇其  
人而授之。必欲擇其人。則必親出陛下之權衡。題品庶可無憾。今縣  
令苟掛名選部者。皆可得之。郡守則自京朝官以上。苟積歲月者。亦  
得之。如監司。則係之朝廷矣。且以朝廷自選擇者。不過數十。則必自  
知其人之賢不肖。至於州縣守令。號為千百計。能保其縣得卓魯州  
得龔黃。人人為賢守令乎。陛下既以民為憂。又憂其所以治之者。其  
亦勞矣。不若以民寄之於守令。守令寄之於監司。自其簡者視之。而



寄陛下之憂。則所以憂民者可以紓其半矣。迺者陛下務於旌別。俾監司舉材可為郡守縣令者。是亦知所以擇守令之一術。至於監司。則在朝廷矣。誠能思其所以為要者。執之於上。則先弊無為之治。豈遠乎哉。

石又上奏曰。天下之利。皆生於無所用。旱之舟水之車。此無用之利也。夫有用者。人知競而急趨之。而無用者。則不屑而棄之。初不知無用。乃有用之資。沿邊不耕之田。乃無用之利也。今之江漢與巴漢。乃昔之人所嘗屯兵其地。取其不耕者。耕之以為食。為息兵靜重之計。寬取民餽餉之勞。國家知之。置管田之官於其地。蓋得之矣。恐言之未盡。行行之而未盡至。願陛下詔有司。悉意出力而為之。今有司所患者。不過曰。耒耜錢鏹之費。耕耘芟築之人耳。誠使有司稍借其費。又蒐汰兵之老弱。不任穿帶者。募游手之閑民。若雜耕於其地。寬以歲月之力。視其歲入之厚薄。而為田官之殿最。此誠裕民之一術也。且治人之疾。則必為之藥。而冀其愈也。陛下既知民之疾。取有司寬剩之財以裕之。是知其疾而為之也。疾未愈而藥不繼。陛下將何以憂之乎。然則管田者。亦裕民之一術也。

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奏乞禁罷獻納借貸指揮狀曰。臣竊惟方今國難未雪。連年用兵。外有方張未滅之虜。內有乘間竊襲之盜。然而都城失守。幾月。陛下謙遜未即大位。奸偽僭亂之人。竊居大寶。天下內外。遠近。卒無一人敢懷向背者。祖宗德澤二百年。蟠結在人。至深至固之效也。臣始聞二聖北狩。首移檄部內士庶兵民。喻以逆順。推本國家根本靈長不拔之意。使各堅守一心。以待陛下之命。是時上下方洶洶。臣言一出。雖武夫悍卒。婦人小兒。無不感泣憤勵。所在聚觀數百人。更相傳告。以死自誓。臣以是占之。知吾家之有天下。非



特天命方永。在人心者固不可得而易也。陛下既嗣有天統。故令陛下。其憂恤元元。涵養無存者無不備至。可謂知所本矣。處上使下。非祖宗舊制而過取於民者。一切盡罷。凡欠負之所當輸者。不以貫伯名色。皆使蠲除。民知散利薄征。陛下之誠意。弛負已責。陛下之仁心。其歡呼婦戴。豈有已哉。然臣嘗觀自昔良法。行之無不在人。使其人守之。必先有以戒其漸。古之言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去歲淵聖皇帝繼承之初。深監前日政事科擾之弊。而力去之。其見於詔令者。亦無所不盡。然在位之臣。不明大體。未幾以國用窘匱。乃開獻納金帛之令。其後金賊既迫城下。倉猝召動王兵。慮調發不足。又使得以信貸於民。天下固知二令非出於淵聖皇帝。然郡縣被受。能推廣上意者無幾。往往皆從中旨。肆為誅求。愚民慳靳。安知公上之急。謂之獻納者。未有不科敷而得也。此例一啓。凡急

而取於民者。無不以獻納為名。於是去冬及春。有或課以等蕪。或率以貫頭。有一邑而出三五萬緡者。有一郡而出二十萬緡者。至於再至於三不已。問之則曰。法固有之。此出於軍須權宜。而民所樂輸也。豈其實哉。借貸之令。初慮官錢不足。而動王之兵。不可緩。故不得已。命之以備萬一。然且使償其歲租之半。亦固未有遽取之也。而所在不問府歲之有無。不論調度之多寡。長監司者。恐其劾問。為已謀者。慮其後乏。迫期會而取辦。廢經畫而仰成。則惟民之求而已。入有常數。用無常限。人得為市。高下在手。有上戶釋而下戶及者。有此色薄而彼色厚者。簿籍不足。考券契不足。憑所蠲之租。所償之期。尚安得而計哉。臣耳聞目覩。未嘗不為朝廷惜之。以謂科率之禁。雖嚴。而括刻者猶未戢。搔擾之或雖數。而困苦者猶未蘇。此雖有司之過。然不與作法於貪者歟。昔漢武帝事匈奴。卜式領輸家財半佐邊。公孫和以



為非人情不軌之民。請勿許。武後復以錢二十萬給河南太守徒民。武帝召以為中郎。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然卒不聞復有獻者。古今人情大抵不相遠。唐德宗討朱滔王武俊。用常都賓陳京請借商錢。期得五百萬。可以支半歲。乃使趙贊行之。約罷兵而償。搜括既峻。民有自經而死。漕宰相訴哭者。長安為之罷市。然纔得八十萬。其後涇原兵亂。大呼於市。果假此以藉口。既不足濟所乏。徒以失民。得不償失。今陛下以聖憲啓中興。武帝德宗之事。固萬無有。然二令未除。慢吏庸人終得以並緣為奸。以濟其私。百姓何知。但見前日之習尚。在。必將疑陛下之詔以為虛文。而奸猾亂民之徒。或得因以扇惑其黨。則所害為不細。伏望聖慈。特命有司。明示詔旨。以前二令出於有司。一時之請。自今無得復用。凡州縣斂於民而稱情願。託軍期而輒借貸者。皆重坐之。使遠近之民。感恩懷德。皆能深信而不疑。則捍患

扶傾。必有見危而忘身。孟子謂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正今日之先務。竊恐冒犯。臣不勝皇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夢得又奏乞赦免嚴州諸縣夏稅等狀曰。勘會近為嚴州遂安縣。兇賊倪從慶作過。奉州淳安壽昌兩縣及衢州常山等縣。皆相連接。境自去冬至今。諸縣保甲把隘防守。暴露實為勞苦。方春農蠶是時。不無廢其作業。嘗具奏請。候事平。特與蠲免夏秋二稅。及和買未奉指揮。今來倪從慶等已出就降。擬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條具到。應燒劫被害之家。與把隘地分人戶。量地里遠近緊慢。隨鄉村優重勞佚。分為等第。參酌各行蠲免分數。下項須至奏聞者。一處係燒劫被害之家。逐戶下更不分等。第一等戶與免一年夏秋二稅。和買一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戶。並與免一年夏秋二稅。及全免和買身丁。一處把隘地分。逐戶以緊慢分四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三分。第二



等戶免夏稅四分。第三等第四等戶免夏稅六分。第五等戶全免夏  
秋二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五分。第二等第一等戶  
免夏稅二分。第二等戶免夏稅三分。第三等第四等戶免夏稅五分。  
第五等戶免夏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四分。第三等  
第一等戶免夏稅一分半。第二等戶免夏稅二分半。第三等第四等  
戶免夏稅四分。第五等戶免夏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  
買三分。第四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一分。第二等第三等戶免夏稅一  
分半。第四等第五等戶各免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二分。右  
臣契勘浙部自嚴州以東山洞最為深險。究頑之民。恃以竊發。昨方  
臘作過。陷沒六州二十七縣。殺戮蹂躪。官吏生靈被害不貲。至煩朝  
廷遣發西兵數十萬。方能撲滅。今未倪。徒慶結謀。實欲放效方臘。仍  
乘州縣起發。勤王弓兵之後。所在空虛。其勢猖獗。比方臘尤易。幸緣

把截防托。不敢奔迸出洞。及我察在外奸細之人。無所附從。因此窮  
蹙。請降保全一方。實兩州諸縣保甲之力。若無所優恤。無以激勸後  
來。恭惟皇帝陛下。紹休聖緒。恢復大業。方欲盡除天下毒孽。速之太  
平。使懷生之類。無一物不得其所。則於此豪末之微。必預含覆之賜。  
欲望聖慈。詳酌。許令依所條具等第。特賜蠲免施行。于冒天威。臣無  
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武義大夫曹勛上保民書曰。臣拳拳之忠。既願陛下愈勵畏天之實。  
以副天意。仰惟陛下嚴恭寅畏。昭事恪謹。發自淵衷。光於聖德。躬行  
有餘矣。其見於立政立事。與三二大臣同心以明畏天之事者。臣願  
以保民為先。臣聞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視民如傷。是。其裕也。福者天  
之所錫。國之將興。賴天命爾。必視民如傷。然後為福。是以自昔聖人  
所言天也。人君也。民也。未嘗不連屬而為辭。蓋人君者天之所命。而



民者天之所親也。後世為治者每離而三之。所以下不為民所懷。下不為民所懷。則上不為天所福。此理豈不昭然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保民之事。雖堯舜猶以為難也。臣伏觀咸平中。澶淵之役。可謂大得志矣。當時若徒諸將言。何所不可。真宗皇帝不為也。遣曹利用出使。結好交幣。行千萬世息民之策。其形於言曰。我為憂民切。戎車暫省方。聖意安在哉。慶曆中。北兵壓境。遣蕭英。劉六符來聘。必欲得開南故地。乃止。可謂輕侮中國矣。以當時事力。豈不能快意於一戰。仁宗皇帝不為也。命富弼報聘。增幣結約。尋前盟而固之。其形於言曰。朕為兩朝赤子。政屈已增幣。以圖寧息。聖意安在哉。二祖之意。蓋不欲逞一時之志。而啓後日之禍。保民之大惠也。天佑祖宗保民之盛惠。所以隆其基業於未艾者。願不在此乎。宣和海上之約。使謀

出於彼。在我當曰。契丹吾兄弟之國。祖宗惠愛南北之民。通好結和。載書具焉。天地鬼神是臨。契丹之患。我當救之。而戶共圖之。天地鬼神謂何。彼聞此言。臣知其縮頸而走也。僕先自我謀。則又何說歟。天佑祖宗保民之德。所以隆其基業於未艾者。今在陛下。諒陛下必能畏天。必能保民。必能承祖宗積累之基。又能光大久遠於其後也。又昇陛下為先帝雪耻於天也。亦祖宗與先帝在天之靈。所以深望於陛下者也。遺大投艱。在陛下豈不重乎。保民之事。陛下可不勤乎。河南之復。一予一奪。終歲而已。亦天將以觀陛下保民之力也。臣料是時。謀臣必有獻言者。將因河南之復。大舉而取東北。又欲深入以雪大耻。陛下固未入其言。使謀之者不已。一旦聖意從之。則兵端禍本。創立自我。天意若曰。斯民也。針石磔膊於前日。非得已也。摩拊吹噓。曾未幾時。而更創為兵端禍本。生靈餘幾。忍戕之乎。兵連禍結。又當



何時而定乎。天亦駭之也。故復以河南予敵。不予不息也。不息不能保民也。天意豈不明哉。天佑祖宗保民之德如此。所以報宣和之舉如此。既予陛下以河南。復奪之。其速如此。皆以保民也。陛下頃者宸心獨斷。屈已通和。以圖休息。得祖宗保民之立心也。今又與同心大臣。審定國是。以應天定之心。皆行保民之大惠。臣猶以保民為言者。聖人以一夫不獲為辜。君子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為媿。保民之事。不當存其大而略其細。有其心而無其實德。今也。田疇之不墾。關戶口之不滋。益商人販賣之不通。工人用器之不廣。遊移講藝之不免。愁嘆嗟怨之不除。以是為保民可乎。陛下寬恤戒告。詔旨屢下。掛墻壁詠無用之空文。銜命令加出使之重擾。譬猶雨露自天而降。中間為物所隔。潤澤不及於地。陛下存其大。而臣下不能行其細。陛下有其心。而臣下不能施其實德。臣所以有言也。夫生民之休戚。在人材

之賢否。政事之得失。紀綱之廢舉。風俗之薄厚。陛下前此東西巡幸。未有定都。和戰攻守。未有定計。應敵不暇。不能以自全。自全不暇。未能以有立之時也。是以人材隨所舉而用。政事循一切之宜。綱紀聽其所分。風俗任其所尚。保民之事。君有所未暇。天之責於人者。輕也。今天下已定。自全之時也。有立之時也。天之責於人者。必周也。臣仰窺天意。下詳民瘼。恭望陛下一眦同仁。於此時至切也。陛下所當留神。群臣所當竭力。無出於此。愚臣於此所當盡言也。伏惟聖慈加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王元渤論保民疏曰。臣聞保民之道無它。去其害民者而已矣。方今害民之大者有三。一曰橫賦。二曰力役。三曰貪專。朝廷固已戒橫賦矣。然而起橫賦之端者。莫急於軍無定所。朝廷固嘗着力役矣。然而重力役之弊者。莫大於興作不時。朝廷固已懲貪吏矣。然而長貪吏



之慮莫甚於好惡不明。且以近事言之。劉光世保江州。移之鎮江。韓世忠保鎮江。移之行在。張浚衛行在。遣之浙部。師行所過縣邑為空。官廩不支。自須橫賦。橫賦之弊未去。臣恐保民未有道也。州郡傷殘。人民凋弊。為官吏者。或增脩城壘。或繕治甲兵。初無堅守之謀。徒飾貪功之說。強寇一至。委而去之。向者民力又復一空。臣非謂此不當為也。蓋當因時之為。寬民之力。若能頻施惠愛。厚結民心。則租糧可以擊賊。盡地可以固守。如其不然。但求文具。則貪功之人。必興力役。力役之政未節。臣恐保民未有道也。縣邑之所視者。州郡也。州郡之所視者。監司也。監司之害莫大於好貨。監司好貨。則迫脅州郡。郡吏好貨。則求請縣邑。邑吏好貨。則誅剝鄉村。推原所自。蓋緣好惡未明。朝廷非不好廉吏也。而廉吏或未擢。非不惡貪吏也。而貪吏或器使。如此未至耳。若於臨事之日。常知武此三者。則保民之道庶幾其可求焉。

校書郎王十朋輪對疏曰。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人君未嘗不以得民心固邦本為急。而尤欲撫綏固結之於動搖疑貳之時。我國家有天下二百年矣。中遭厄運。而宗社復興者。良緣四海民心戴宋惟舊。陛下即位于今三紀。深仁厚澤。尤著在天下之心。然通年以來。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為國缺憾。民心稍離。一曰不宣詔條。二曰不郵刑獄。三曰不先撫字。何謂不宣詔條。臣伏觀比年寬郵之詔屢下。然而實惠未孚于民。皆緣州縣不能奉行之故。昔人謂徒掛書壁。今則初夫嘗掛。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吏者。或宣單而遂匿。或略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况欲被其澤耶。何謂不郵刑獄。臣伏觀陛下慎刑郵獄之意。雖免舜成湯亡以加。然措刑之效未達於古者。蓋由師帥之任鮮。或循良昧者以看吏。



為耳目怠者以胥吏為精神。貪者以胥吏為鷹犬。案牘滯前。不加省。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故富民納賂以買直。貧者不能自伸。強者劫持以求勝。弱者不能自免。所望以直其寃者。監司也。今監司按部。動以胥吏數十自隨。所至州縣。唯務誅求。苟滿其欲。則獄事一切不問。而望其有所平反可乎。何謂不先撫字。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催科次之。昔之循吏。勞心撫字。而民皆樂輸。不待催科。而常賦自登。夫催科自有常法。豈在先期而取辦。官以未及期為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虐。故常賦未入於官府。而橫費已歸於蠹吏矣。悍吏持尺牒。走鄉閭。嗷呼隨突。雞犬不寧。而欲民安其業可乎。臣又聞邇者。邊奏稍警。所在以防秋為名。拘集舟船。團結保伍。措置無術。州縣騷然。至有鬻田宅以充糧草之賦。殺耕牛以供筋筋之輸。斬山林以為兵器。撤室廬以營寨柵。更緣為奸。民情大擾。苟未有以安恤

之。切恐民逃其土。最為盜賊矣。以今夷狄外侮。國威不振。人心搖動。正宜撫綏固結。詩也。臣願陛下推溥博之仁。下惻怛之詔。動邨民隱。動之以誠。官吏有害民者。必罰無赦。仍命宰相慎擇諸道監司。以寄休戚。以宣明詔條。慎恤刑獄。撫字黎元為先務。如是。則四方萬姓。罔不感泣。人心既悅。寧患天意之不我助耶。臣以謂固本以寧邦者。莫大乎此。

時御史中丞許景衡奏乞寬邨東南。詔曰。臣竊見三路及京東西州縣。或為盜賊侵擾。或為金人殘破。戶口減耗。賦入無幾。今朝廷經費彌廣。軍須亦復不貲。當悉仰於東南。但東南之民。以緣府庫匱乏。橫斂頻煩。官吏貪殘。誅剝尤甚。今未若非盡革舊弊。復加存邨。則必破產流亡。或盜賊群起。意外驚擾。則無復耕桑之民。以應公上兩項矣。豈不誤朝廷之大計哉。前日敕令德音寬大。而斯民未被惠澤。還易



守臣增軍尚未就緒。今來已是秋深。所宜早見辦集。臣愚伏望睿明深念國家計用之根本。加惠東南之元元。應赦書所罷後來上供稅買及違法租賦之類。並仰有司疾速報應。結絕。使實惠及民。申氣監司郡守。按劾奸賊。寬其徭役。使得安屬。盡力耕織。以供常賦。仍乞特降指揮。督責守禦之備。限在日近。了當。凡東南諸路監司郡守。尚有關員去處。並乞精加選擇。限日赴官。其沿江近邊控扼處。縣令巡檢。尉見關未嘗注差去處。並乞命監司守臣。公共選擇。差辟。及見任人。內有不可倚仗者。亦乞令選擇。速急對移。務在盡公。不得徇私。其被移人。仍不理為過犯。庶使儲糧練卒。各務防守。如此。則東南可以無虞。而朝廷之財用。可以無匱乏之憂矣。

知平江府張守上奏曰。臣聞國之有民。猶魚之有水。火之有膏。木之有根。人之有元氣。水深則魚樂。膏沃則火明。根固則木蕃。元氣盛則民人安。蓋民惟邦本。古之誼也。艱難以來。歲幸屢豐。賦入有常。用度謹給。蓋以陛下愛民如子。別無橫斂。民不至於困乏。今年諸路亢旱。穀貴人饑。惟浙右數州之地為裕。故雜糶萃於數州。無慮百餘萬斛。而又被旱。州郡連艘以取給。公私逋負。乘時而責償。雖號豐登。民實困乏。逃移猥多。州縣固不易辦矣。然軍食所資。不得已也。民知其不得已。其敢有辭。州縣亦思竭力促辦。而不敢後也。然此數州之地。屏蔽行朝。供應軍須。前後不一。臣愚伏望睿慈。特降明詔。今歲浙西雜買之外。不得更有科敷。庶幾一方少獲休息。使數州之民。不以豐年為不幸。仰副陛下仁民之意。

守知紹興府上奏曰。臣伏見陛下憫恤元元。至誠惻怛。前日稽違詔書之吏。痛加懲創。德音昭宣。遠近孚信。今蒙聖慈。不以臣為不才。使承乏鎮東。必思蠲除民瘼。以承休德。臣頃筮仕會稽。近又扈蹕久居。



亦嘗詢究一方利病所存其利害之細者皆不足言。而大者惟和買一事民被毒為甚。然和買之害固已久軫聖懷亦嘗兩次裁減矣。諸路之所同也。至於本錢猶違而支散不足。絹直翔貴而輸納亦艱。亦諸路之所同也。惟曾稽民貧三歲和買十七萬餘匹。得數太多。至今苦之。以家業錢計之。鄉村人戶率二十千當輸一匹。詢之七州。未有如是之重也。夫以一家之業總二十千。一絹之直當四之一。輸納費用。又復一兩千。殆及三分家業之一矣。蓋二十千之家必庸販以自資。然後能糊口。而縣官於賦稅之外。歲取其三之一。恐非仁聖之朝所宜有也。欲望睿斷將紹興府和買量賜蠲減。設或不足於用。則臣僚亦賜量行裁損。亦未為害。庶幾仰稱陛下仁民之意。



